

東  
華  
續  
錄

東華續錄

乾隆十二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澐審恭校

乾隆六年辛酉春正月庚午諭從古右文之治務訪遺編目今內  
府藏書已稱大備但近世以來著述日繁如元明諸賢以及國朝  
儒學研究六經闡明性理潛心正學純粹無疵者當不乏人雖業  
在名山而未登天府著直省督撫學政留心採訪不拘刻本鈔本  
隨時進呈以廣石渠天祿之儲○甲戌裁安西總兵改設提督○  
乙亥方顯因病解任以楊錫紱署廣西巡撫唐綬祖署廣西布政  
使蘇昌署廣西按察使由給事中署○丙子免福建閩縣等五縣乾隆  
二年逋賦○甲申命鄂爾泰訥親會同孫嘉淦顧琮查勘永定河  
工○戊子 上以永定河決命免徵霸州雄縣本年錢糧毋俟查

奏○諭各省上司收受屬員餽送土宜物件有關吏治官箴昔蒙

皇考嚴行禁止朕又屢加訓飭近年以來漸知慊遵惟是同官僚友禮文往來雖非屬員可比但文武大吏各有職掌事務繁多卽屏棄一切殫心竭力尙恐精神未能周到若再留意於寮案之應酬如時節生辰餽送禮物酒食彼此酬酢來往頻仍以此分心甚屬無益可曉諭各省文武大吏及學政織造關差等共知之○己丑山東巡撫朱定元之母年逾八十特給封典○庚寅諭今之督撫卽古之岳牧宣化承流爲百僚之表率必須誠實無僞中正無偏方可以整飭官方激清吏治收封疆得人之效方今督撫皆朕慎重簡用其閒實心供職不愧任使者固不乏人然嘗留心體察向來有積習數端一時未必人人盡能悛改如督撫共事一省每以意見不同參商偏執甚至各立門戶引用私人暗挾猜嫌互

相疑忌此所獎而彼惡之彼所喜而此嫉之其於地方公事則又彼此推諉以致屬員無所適從政令每多耽誤此督撫不和之弊也若其朋比爲奸則又外託和衷之名各自營私彼此瞻徇迴護致使不職屬員皆得姑容在位以貽地方之害此又和合之不以正者又如新用督撫每一到任必極言前任之廢弛地方之彫敝以爲日後卸過之地以見己身振作之功而究竟實在情形不至於是或前任升遷則爲之彌縫其闕若處分解退則極力吹索其疵此皆私意不除而有妨於公事者又如參劾屬員督參撫審撫參督審原屬持平慎獄之意而承審各員不論案情之是非止論督撫之聲勢如原參之督撫已經離任或遭放廢則承審者即可避重就輕巧爲開脫而督撫審題亦遂漫不經心容易結案如原參之督撫尙係見任或居要津則附會原題刻意鍛鍊而督撫亦

不復詰問使讞獄不得其平者往往有之又如一省之中屬吏繁多而巧詐者不少督撫意指一爲所窺則百計逢迎以取悅偶發一言偶行一事則趨蹌竭蹶惟恐後時如昔年河南之墾荒陝西之開井止以有司迎台上司奉行不善遂大爲閭閻之擾此亦積習之所當省察者也以上數事乃朕平時體察所及是以降旨明白宣示各省督撫多人居心行事亦不一轍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體朕大公至正之心共成無黨無偏之治朕實有厚望焉○辛卯諭在京官員三年京察一次乃國家黜陟明激濁揚清之大典各該堂官分別等次必應矢慎矢公至確至當舉一人使眾皆知勸退一人使眾皆知儆始足以激清吏治整飭官方況國家定有一等加級之例儻舉劾不公則獎所不當獎而劣者仍得苟且姑容將視京察爲具文矣本年察典屆期爲此特頒諭旨著各該

堂官等一秉公心屏除私念去瞻徇之習孚輿論之同以副朕旌別淑慝之至意○癸巳諭冬春以來各省奏報瑞雪朕深感天恩額手志慶春日載陽土膏滋潤疆吏其勸導小民努力東作貧乏者量貸籽種○甲午命原任湖廣總督班第仍在軍機處行走○乙未命內大臣來保入滿洲旗分○朝鮮國王李昉失察邊民越境得旨免議奏進方物准作年貢○是月大學士伯鄂爾泰等會奏永定河凌汎漫溢由引河淺隘不能容納旁流旣多水緩沙停河身益高將近下口水僅數寸間段淤塞致旁溢橫流河岸西南一帶地名南窪每歲河淀清水泛漲而北直透窪內引河不能容趨下之勢亦於此溢出爲多再河身地勢南高北下中有最窪下處更易漫衍且難消退至下口由老隄頭歸中亭玉帶兩河中亭爲玉帶支流河身淺隘不能推刷渾沙其玉帶正河入口處則

清渾並下互相蕩漾可稱安順伏思舊河尾閘梗塞改由西引河  
令漸復故道實屬良圖督臣等於上年霜降後開隄放水試行於  
水小時故能循河暢達若桃麥伏秋等汛河身不能容正溜下口  
必致淤墊且凌麥二汛水不出槽則附近民田亦可收一麥之利  
至伏秋大汛聽其漫散旣可以緩溜其時水勢消長甚速亦不致  
渟蓄爲患是引河斷宜開挖寬深令可容汛漲正溜直達玉帶清  
河應將新開隄口暫行堵閉漫水消涸始可另議施工而民田水  
退尙堪及時補種據督臣孫嘉淦之意水由此行引河無庸挑挖  
卽治漫水亦不必堵隄臣等則以爲及早閉塞俾無續至之水方  
可議及一切事宜再永定河去路以直達清河不穿入東西諸淀  
爲最要今新河下口南窪一帶毗連柴火等淀將來伏秋大汛必  
使無穿淀之虞始可爲經久之計得旨所奏俱悉另有批示孫嘉

淦一摺卿等共觀之則知朕意矣孫嘉淦奏公摺中稱暫堵隄口俟引河挑挖寬深再行開放臣實不敢扶同蓋開隄放水原因隄束泥沙淤河淤淀是以放令散入田中若又挖使寬深無論旋挑旋淤徒費帑項借使不淤而河槽日深全河之水不能溢出又將泥沙擁入玉帶爲患更大至開隄放水事屬創見今百姓俱已相安河水益無大患忽復堵塞無論旋開旋塞有傷政體而百姓見堵決口必以爲此事錯誤將來設欲再開難望信從若謂堵口使民種麥則目前水已消退不誤耕種之期若謂保護村莊則水來原未入村今水去儘可施工亦無容堵口得旨卿此奏固是但大學士等亦係慎重欲籌萬全之意卿亦不必固執已見也且舊河下口尙未會勘會勘之後卿等和衷詳酌自有定議也總之此事卿所見甚當所任甚力而辦理未盡善處朕亦不能爲卿諱然而



朕終以卿爲是者以卿不似顧琮爲游移巧詐之計耳彼素日之道學今安在耶此摺卿等共觀之

二月丙申朔諭軍機大臣等據鄂爾泰訥親奏稱察勘沿河被水情形應將新開隄口暫行堵閉俾引河斷溜漫水消退清明前尙可補種春麥窪下地畝亦候水退可種高粱稗子等語孫嘉淦則奏稱引河無庸挑挖寬深亦無庸將隄口堵閉目下水已消退不誤春耕之期等語所奏各有不同而鄂爾泰訥親尙欲至舊河下口查勘方能定局朕思目下正值耕種之候轉瞬便屆清明若待查勘定議之後方行奏請未免爲期遲緩爾等可卽寄信與鄂爾泰訥親若果如孫嘉淦所奏目下可以不誤耕種卽當令地方官速行勸諭如果必須堵塞隄口方可播種著伊等悉心斟酌卽速行奏聞請旨尋奏新引河隄口實有不得不堵之勢引河下游漫

寬東西兩岸自十餘里至三四十里河身淤墊前水不歸槽後水復增溢瞬屆桃汛淹浸愈廣豈能無誤春耕况新河全局並未料理妥備非二三年不能蒞事若屆汛漲爲害不小得旨如此一面卽行堵閉俟通盤議定時入於捐中奏明可也○壬寅 皇五子永琪生○癸卯諭從前停止各項捐納之時在廷諸大臣及翰詹科道等官議留捐監一條俾各處積穀以備民閒荒歉之需且使士子廣其應試之路洵爲兩便並非捐官可比朕已允行昨據御史趙青藜復請停止捐監又經大學士九卿會議以爲事屬難行應仍其舊朕已降依議之旨矣今據海望奏稱外省收捐繁難赴捐之人甚少原議各省捐貯穀數共應三千餘萬石今報部者僅二百五十餘萬石合計尙不足十分之一不若停止各省之捐穀仍照九卿原議在部交銀將所收之銀扣抵各省買穀銀款俟倉

貯充盈之後將應否停止之處再行請旨等語朕思納粟貯倉原  
因備荒發賑豫爲籌畫之計外省捐穀繁難且有弊竇不若在部  
收捐之易誠如海望所奏朕亦知之嗣後仍准在部收捐折色至  
於外省收捐本色之例亦不必停在內在外悉聽士民之便地方  
積穀不厭其多賑恤加恩亦所時有正未易言倉貯充盈旣係士  
民兩便之舉將來亦不必奏請停止朕看州縣有司往往慮及霉  
變賠補以多積穀石爲憂其如何酌量定例俾其從容不至賠補  
之處交與該部另議具奏如此則有司不以積穀爲苦而倉廩漸  
次可實不致虧缺於民食大有裨益矣○御史叢洞奏 皇上念  
切武備巡幸行圍誠安不忘危之至意第恐侍從以狩獵爲樂在  
京臣工或因違遠天顏漸生怠安所關匪細方今紀綱整肅營務  
罔弛伏祈暫息行圍以頤養天和得旨所奏知道了古者春蒐夏

苗秋獮冬狩皆因田獵以講武事我朝武備超越前代當 皇祖  
時屢次出師所向無敵皆由平日訓練嫺熟是以有勇知方人忠  
敵愾若平時將狩獵之事廢而不講則滿洲兵弁習於晏安騎射  
漸致生疏矣 皇祖每年出口行圍於軍務最爲有益而紀綱整  
飭政事悉舉原與在京無異至巡行口外按歷蒙古諸藩加之恩  
意因以寓懷遠之略所關甚鉅 皇考因兩路出兵見有徵發是  
以暫停圍獵若在撤兵之後亦必舉行况今昇平日久弓馬漸不  
如前人情狃於安逸亦不可不加振勵朕之降旨行圍所以遵循  
祖制整飭戎兵懷柔屬國非馳騁畋遊之謂至啓行時朕尙欲  
另降諭旨加恩賞賚令其從容行走亦不至苦累兵弁朕性耽經  
史至今手不釋卷游逸二字時加儆省若使逸樂是娛則在禁中  
縱所欲爲罔恤國事何所不可豈必行圍遣出耶朕廣開言路叢

洞胸有所見卽行陳奏意亦可嘉但識見未廣將此曉諭知之○  
甲辰諭滿洲進士准選用知縣○乙巳諭近見居官者家計多覺  
艱難而旗員爲甚朕於百姓尙欲其盈帑而况居官者乎因欲措  
一久遠利益之道而先思其所以致此之由細推其故蓋由於查  
辦虧空時其囊橐不足抵補則將房產入官以致資生無策棲身  
無所且不獨本身爲然旁及弟兄親戚平日需其餘潤者亦皆牽  
帶於中以補公項而仕宦之家遂多致貧乏矣又思當日所以如  
此辦理者蓋以其先各省火耗聽其自取漫無稽查而關稅正額  
之外贏餘盡皆入己以致官員縱欲敗度恣意奢靡親族分肥於  
一時而不計後日之波累若不加意整飭則官箴不恤國法漸弛  
大爲人心風俗之害是以我 皇考旋乾轉坤密籌默運然後定  
有章程世風丕變雖滿漢官員等用度不能充餘然無甚貧甚富

之別且不貽後日身家之患此我 皇考仁至義盡之舉非言利也若云言利則未解火耗之前地方一切公務皆係官民承辦今則動用公項公項猶前之火耗也然以公項不足而請動正帑者不知其凡幾矣眾所共知國家亦豈利此而爲之乎又如關差一項從前司稅之人歸之私囊者後令報出卽爲贏餘耳並非見徵之外有所增加也雖營關之人賢愚不一或有奉行不善欲增課以見長因而需索累民者然此十之二三耳較之未經徵清以前已覺減少者亦多矣朕臨御以來又復覈減稅課不下數十萬兩且不時嚴飭該管諸臣剔除諸弊至再至三今條奏關稅者尙屬紛紛如海望係 皇考及朕簡用之大臣豈不知國體而但知言利者比其管理崇文門稅務不過儘收儘解盡行報官不似先前之人私囊因而獨見其多耳朕卽另派大臣管理想亦如其數也

若如御史胡定所奏苛索種種朕可以信其必無何爲加此過甚之詞耶崇文門稅務不必另議至外省關樞皆久經該督撫就近稽查除見設口岸報部有案者照舊設立外其有私行增添之口岸逐一詳查題報應留者留應革者革此番清查之後司權之員若再有違例苛索者胥役嚴處官吏嚴參該督撫不行查察經朕訪聞必於該督撫是問至滸墅北新二處係江浙大關尤爲緊要交與楊超曾德沛照此稽查辦理楊超曾德沛皆係國家公忠大臣必不肯徇庇管關之員而貽累小民亦斷不肯似腐儒妄生議論違道以干譽也此番定議之後各官風聞不實之言不得再行瀆陳總之天下之事盈虛消長相爲倚伏從前官員取盈以圖快意未幾而有缺正帑國法具在清查著追而家計蕩然不但取盈者不爲己有且並失其祖父所留之業子孫並受其困比比皆然

莫之或爽近觀臣工之意頗有以見在所行之例爲不便者意欲將耗羨盡與本官司權悉從內遣謂可多得養廉食用豐裕不知豪奢之習起於有餘目下多獲貲財不過三數年閒俯仰從容欣欣得意未幾而匱乏隨之且必致仍前之虧缺公帑而清查著追之事隨之朕縱不能措之得當使受目前之惠又何忍縱之敗度以隱貽後日之憂乎况古云王者之國富民霸者之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如果百姓家給人足卽居官者不甚豐饒猶不失輕重之權衡也且言居官貧乏者仍出於居官者之口而入於朕耳朕亦不過疑信各半究之恩所以富之之心未如思所以富萬民之心之切也朕仰承 皇考貽謀遠略一切章程惟有守而不失閒或法久弊生隨時酌量調劑則可若欲輕議更張不獨勢有不可亦朕之薄德力有所不能可將此曉諭內外大小臣工並八旗



知之○丁未 上御經筵○戊申諭朕臨御以來廣開言路原係明目達聰懸輶設鐸之意所以集思廣益補闕失而裨政治也爲言官者理應精白乃心講求治體上則繩愆糾繆足以匡襄君德下則揚清激濁足以砥礪官方如內而大臣擅權不公外而督撫婪贓枉法以及庶司百職作弊營私者確有實據乘公題參其有關於國計民生之要務則不時陳奏如此方克稱言官之職而不負朕諄切求言之本懷乃數年以來臺垣之中建言者率多摭拾細務苟且塞責而近日支離乖謬之說尤多卽如今日科道奏事三人李清芳則稱國家旣將捐納停止不如徹底廓清其未選者一槩給與職銜頂帶等語夫同一捐納也已選者俱早得官而未選者無故而擯棄不用止給頂帶先後互異何以昭政體而服人心且捐例旣停則選用者日見其少再久則無捐納之員矣而李

清芳尙稱商賈之人一旦簪笏組綬列於卿大夫之位竟似目前見開捐納者何昏憤刻薄至此耶又如傅森奏稱致祭壇廟時年逾七十之大臣眼力昏花舉動狼狽應降旨免其陪祭等語殊不知臣工陪祭自可酌量如果精力不逮原可告知該衙門不與駿奔之列而在朕以昭格神明之大典沾沾於體恤臣工之小節特頒諭旨有是體乎最可異者如邵錦濤奏請蠲免宛大兩縣鋪面門稅一摺此事伊於乾隆四年開曾經條奏經直督孫嘉淦議不可行上冬金溶又復具奏請免大學士九卿仍議不應准行今日邵錦濤又將此事陳奏朕查其籍貫金溶邵錦濤皆係順天進士如此細事有何關繫而兩人前後敷陳有意附會顯係懷挾私心袒護鄉里而邵錦濤爲再三之瀆尤不可恕著交部嚴加議處凡言官彈劾本省督撫及條陳本省事宜其真知確見有裨政

治者少而假公濟私者多此風斷不可長著通行訓飭朕之開言  
路所以盡爲君之道而爲科道者亦當盡言官之道古之言官忠  
君愛國出於至誠毫無富貴利達之念介於胸中是以能言人之  
所不能言垂之簡冊爲古今之所共稱今之科道其居心先不可  
問見朕虛懷廣攬凡事包容意謂言之不當亦不至於處分言之  
偶中即可希冀遷擢遂不顧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此倡彼和累  
牘連篇以僥倖於萬一每當二八月內升外轉之時章疏更爲紛  
雜此等情形伊等反躬自問實屬可鄙似此皆出於迎合之私衷  
假使平日不肯納諫則伊等又必箝默不言無一建白者矣天下  
之事不可畸輕畸重使科道不得盡言固不可然任其狂瞽而無  
節制則又不可從來言官之弊莫大於朋黨明末之事人所痛恨  
可爲炯鑒近日習氣若不悛改則迎合不已必致營私營私不已

必致結黨所關於國家者甚大朕是以嚴切降旨曉諭臣工等共知之○己酉諭打箭爐迤西瞻對瓦述各部落番夷例應每年納貢馬狐皮折價銀八十九兩五錢今朕聞得彼地年來積雪嚴寒牛羊受凍多有損傷番夷困苦納貢艱難著將乾隆五年六年應納折價銀兩豁免以示軫恤著該部卽速行文四川巡撫出示曉諭番夷等知之○庚戌頒 欽定四書文於各官學○癸亥 上親耕藉田○是月直隸總督孫嘉淦奏近聞獨石口外七八十里  
有紅城子乃元中都舊基溝渠井邑尙有遺蹤又百餘里有開平城乃元上都舊基城郭猶存控扼張家獨石二口爲形勝地若駐紮重兵能助神京右臂之勢且土肥地闊滿兵據爲世業耕田牧馬可以富彊此實久遠之計必須身親相度乃敢建議見擬徧閱邊關自保定前往報聞

三月丁卯大學士等會議鄂爾泰等奏因永定舊河五工以下至七八工逐漸淤高約至丈餘水無去路由鄭家樓等處引水自北而東勢既不順且曾入鳳河離運道已近欲改由上游故道從引河放水不設隄防俾漸復其舊顧琮以爲改歸故道無隄無岸遇伏秋大汛必致漫溢奪溜又恐渾水經淀沙淤淀池諸水無路達津深爲可慮伏思永定河水性靡常最易淤阻惟在因勢利導修治得宜下流宣通上游無阻顧琮身任河務以爲五工以下可以挑挖如舊不致復淤自必確有所見且開河放水各工非二三年不能蒧事以目下水勢而論此二三年中卽照顧琮議試行亦屬不害如果通順何必多事周章儻仍無益再改由新河亦不遲誤應照所議挑挖五工以下淤墊並半截河等處大隄及支河各工如式挑濬導水會流入河以資宣暢上游縷隄外增築遙月等隄

作重層保障放淤勻沙以防汎漲但查顧琮議稱渾水過玉帶河以東若穿入淀內積久必淤今若自五工以下另開支河引入大清河以達西沽不復更由東淀誠恐泥沙盡入運河以入三汊河並淤海口且大清河距運道不遠一當伏汎大水永定全河之水直注大清河萬一不能容納潰入運河致礙運道關係甚大所有挑濬河道各工應籌萬全至玉帶河長隄加培高厚路疇村迤東加築月隄並開濬東西淀河等項無論水由何處俱係應行之事應先辦理從之○戊辰諭近見九卿辦事亦皆黽勉效勤不致曠廢蓋我皇考訓誨整飭十有餘年朕守而弗失時時砥礪臣工是以人知自愛簠簋不飭之習無自而萌但國家之所以簡用大臣者上以資勛勤下以資幹濟遇大事而籌久遠就一事而計萬全方克稱股肱心膂之寄若徒循分供職或立身於無過之地其

自爲計則得矣若大有裨益於政事則未也朕就近日九卿風氣  
論之大抵謹慎自守之意多而勇往任事之意少朕之所望於諸  
臣者實不止此嗣後當實體公忠擴充器識視國事如己事以古  
大臣自期許佐朕孜孜圖治之心方爲無忝擢用棟梁舟楫之任  
也卽如朕前降旨令廷臣保舉理學清廉如湯斌陸隴其等輩爲  
時已久未見應詔在諸臣遲回慎重之意或從避嫌起見或恐開  
人奔競之風殊不知爲大臣者遇有奔競干謁之人卽據實糾參  
正可爲整頓風俗之一助豈可因噎而廢食至於避嫌之見若遇  
庸主則不得不爾諸臣尙可信朕於人之情僞罔不坐照儻稍存  
私意難逃朕之鑒察則諸臣果問心無愧更有何嫌之可避將此  
並傳諭知之○庚午以呂守曾爲山西布政使鄂昌爲甘肅按察  
使

由直隸通  
水道遷

○王申山西巡撫喀爾吉善參奏布政使薩哈諒焚

賊不法學政喀爾欽敗檢淫佚各款得旨革職命楊嗣璟往鞫○  
諭朕御極以來信任大臣體恤羣吏且增加俸祿厚給養廉恩施  
優渥以爲天下臣工自必感激奮勉砥礪廉隅實心盡職斷不致  
有貪黷敗檢以干憲典者不意竟有山西布政使薩哈諒學政喀  
爾欽穢迹昭彰賊私纍纍實朕意想之所不到是朕以至誠待天  
下而若輩敢於狼藉至此豈竟視朕爲無能而可欺之主乎我  
皇考整飭風俗激清吏治十有餘年始得丕變乃今不數年閒而  
卽有蕩檢踰閑之事旣不知感激朕恩又不知懷遵國法將使我  
皇考旋乾轉坤之苦衷由此而廢弛言念及此朕實爲之寒心  
昔日俞鴻圖賄賣文武生童我皇考將伊立時正法自此人知  
畏懼而不敢再犯今喀爾欽賄賣生童一案卽當照俞鴻圖之例  
而行若稍爲寬宥是不能仰承皇考整飭激清之意矣朕必不



出此也薩哈諒喀爾欽二案著吏部侍郎楊嗣璟前往會同巡撫喀爾吉善秉公據實嚴審定擬若楊嗣璟有意爲之開脫是伊以己之身家博二人之感悅亦斷難逃朕之洞察也且此二案係朕先有訪聞降旨詢問喀爾吉善伊不能隱匿始行參奏一省如此他省可知矣喀爾吉善著該部嚴察議處凡爲督撫遇該省貪官汚吏不思早發其奸或題參一二州縣以塞責而於此等大吏反置之不問且妄意朕心崇尚寬大遂爾苟且姑容以取悅於眾反之於公忠體國之義甚可愧赧且國法具在朕豈不能效法皇考乎可傳諭各省大小臣工知之○甲戌論人臣之所最尙者惟廉近日山西布政使薩哈諒學政喀爾欽貪婪敗檢經朕訪聞諭令喀爾吉善查參劣蹟種種並降旨通飭各省督撫爾九卿爲國大臣見今雖無簠簋不飭之事然師生故友往來交際未能保其

必無或其中有久經左斥因朕復加倚用而向日之故智復萌遂爾放縱不自檢束者亦未可定朕非無所見聞也但以一二小事輒爲舉出未免國體有傷朕御極以來崇尚寬大體恤臣工於常俸之外特加雙俸而教職微員皆沾祿賜並非市惠遂名原以君臣一體俾得日用充裕庶乎保其操守爾等正宜仰體朕心愈加謹飭儻不自儆勉必待朕明白指斥爾等又何以自立且務崇寬德朕之本性然遇有貪官污吏朕亦斷不肯姑容也見今滿尚書六人朕可保其無他漢尚書中所可信者不過新用之一二人而已古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翼誼云上設禮義廉恥以過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我皇考整飭官方十有三年朕纘承統緒惟日孜孜所以戒諭臣工者無所不至若大臣等至於敗檢踰閑不惟負朕教養之恩亦何以對越皇考在天之

靈乎爾九卿勿謂朕處深宮無一訪聞卽如薩哈諒喀爾欽二人  
朕早聞其劣蹟九卿中並無一人言及如石麟曾爲山西巡撫廷  
臣中亦有山西人豈竟漫無所聞卽科道中動云風聞言事所奏  
率多無關緊要之言而遇此等事轉未有入告者若以不知爲辭  
朕又何從得聞耶見在仍有謂喀爾吉善參奏喀爾欽之事爲過  
當者豈復有人心者乎夫九卿爲朕股肱心膂才具雖有短長操  
守何難自勉若於此不能自持其他更復何望自茲以往務宜各  
砥礪廉隅交相勸勉以成大法小廉之治用副朕厚望焉○戊寅  
工部議准署湖南巡撫許容奏永順府鳳灘等處開鑿溪河工程  
已閱十年旣非要道通津必不可已水勢險惡人力難施費用不  
貲迄歸無益應請停從之○辛巳免福建閩縣無著學田租額○  
癸未以周學健爲戶部右侍郎

由內閣  
學士遷

○甲申諭據御史仲永植

參奏提督鄂善於張鳴鈞發掘銀兩案內有俞長庚妻父孟魯瞻轉託范毓麟與提督說合送銀一萬兩屬其照拂並侍郎吳家驊亦曾得俞姓銀二千五百兩又稱原係風聞言事據實密奏以備訪查等語鄂善係朕倚用之大臣非新用小臣可比伊意欲朕訪查不知應委何等之人若委禁近小臣豈大臣不可信而小臣轉可信乎若委之大臣又豈能保其必無恩怨乎況命人暗中訪查而朕不明言藏於胸臆間是先以不誠待大臣矣此事甚有關繫若不明晰辦理判其黑白則朕何以任用大臣而大臣又何以身任國家之事耶著和親王怡親王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徐本尙書訥親來保秉公查審使其果實則鄂善罪不容辭如係虛捏則仲永檀自有應得之罪王大臣必無所偏徇於其閒也仲永檀又奏稱向來密奏留中事件外閒旋卽知之此必有串通左右暗爲

宣洩者則是權要有耳目朝廷將不復有耳目矣等語朕於左右近侍訓約甚嚴防閑甚密數年以來凡密奏留中之件皆朕親自緘封並有覽閱之後默記於中比時卽焚其橐者實無宣洩之隙其有宣洩於外者則皆係本人自向人言以邀名譽而反謂自內宣洩以爲掩飾之計朕猶記方苞進見後將朕欲用魏廷珍之意傳述於外並於魏廷珍未經奉詔之前遷移住屋以待其來京此人所共知者又李紱曾經召對朕以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之義訓諭之伊稱臣斷不敢不密但恐左右或有洩漏耳朕諭云朕從來召見臣工左右近地曾無內侍一人並無聽聞亦何從洩漏如此二人者則皆此類也至於權要串通左右一語朕觀此時並無可串通之左右亦無能串通左右之權要伊旣如此陳奏必有所見著一併詢問具奏朕之所以廣開言路者原欲明目達

聰以除壅蔽若言官自謂風聞言事不問虛實紛紛瀆陳徒亂人意於國事何益是以此案必須徹底清查不便糊塗歸結亦正人心風俗之大端也仲永植指並發○庚寅諭王大臣等御史仲永植參奏鄂善得受命長庚賄賂一案朕初以爲必無之事仲永植身恃言官而誣陷大臣此風斷不可長但事不查明何以治仲永植之罪因而派王大臣七人秉公查審屢經嚴訊逐日奏聞乃鄂善家人及過付人等俱各應承是鄂善受賄之處已屬顯然朕特召和親王大學士鄂爾泰尙書訥親來保同鄂善進見面加詢問鄂善始猶抵飾朕諭之曰此事汝家人及過付之人皆已應承汝能保汝家人捨命爲汝而自認此賊爲己吞乎若能如是事亦可已若不能如此此數人者出將秉公嚴詢彼時水落石出汝一身之事所關甚小而朕用人顏面所關甚大汝若實無此事則可若

有不妨於朕前實奏朕另有處置而諭此數大臣從輕審問將此事歸之汝家人以全國家之體設非朕有指示此數人者但知秉公而已敢如是辦理乎鄂善熟思乃直認從家人手中得銀一千兩是實朕以鄂善在朕前已經自認毫無疑竇以皇考及朕平日深加信用之大臣而負恩至此國法斷不可恕若於此等稍有寬縱朕將何以臨御臣工但朕心尙欲以禮待大臣以存國體賈誼曰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摔抑而行之朕之處鄂善亦猶是耳因垂淚諭之曰爾罪按律應絞念爾曾爲大臣不忍明正典刑然汝亦何顏復立人世乎汝宜有以自處也乃彼旣出之後朕猶恐如此辦理或有過刻之處又令和親王等四人會同大學士張廷玉福敏徐本尙書海望侍郎舒赫德再加詳議據王大臣等奏稱鄂善婪贓負國法所不容人心共憤

理當明正典刑乃蒙天恩容其自盡實無過刻之處等語朕因令  
訥親來保前往將王大臣奏帖與鄂善閱看並傳諭旨朕於大臣  
視同手足今爾負朕至此朕萬不得已如此辦理自降旨之後心  
中戚戚不能自釋如人身之失手足也汝心中若有欲言之事不  
妨向二人再行陳奏鄂善奏稱我錯聽皇上諭旨以爲我家人已  
供我得銀一千兩又聽得諭旨云爾係 皇考及朕信用之大臣  
如果有受賄實情卽在朕前據實奏出朕另有辦處以全大臣之  
體我因皇上屢次降旨滿尙書皆可信其無他今我被人參劾審  
有得銀之供恐皇上辦理爲難是以一時應承我實無贓私入己  
如家人供出我來我情願與之質對等語朕當爾等面詢鄂善時  
總以至誠開導欲得其實情爾等皆爲之感泣鄂善亦良心發見  
俯首無辭因而直認不諱比時並未以威懾之以言誘之以刑訊



之也旋令訥親來保傳旨與伊朕意彼若自知罪重誠心悔過或以罪當監候懇切哀求尙欲緩其須臾之死乃鄂善無恥喪心至於此極其欺罔之罪卽立時正法亦不爲枉夫朕之所以令其自處者欲全國家之體而賜彼顏面也乃彼自不惜顏面朕將何惜豈皇考在天之靈不吝此負恩之輩冒恩苟免欲使明正典刑以儆戒大小臣工耶可將鄂善革職拏交刑部著福敏海望舒赫德會同爾等嚴審則虛實自見或因鄂善愧懼一時錯認亦未可知王大臣必不阿朕旨而故入人以重辟也夫奸盜等案朕尙熟思審慮則於至當况鄂善曾爲大臣者乎朕爲此事數日以來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深自痛責以爲不如皇考之仁育義正能使百爾臣工兢兢奉法自不致身陷重辟水弱之病朕實蹈之若再不明彰國法則人心風俗將來何所底止朕之苦衷亦惟皇考

在天之靈鑒照之耳垂淚書此王大臣其體朕意焉布告天下咸

使聞知○以班第爲兵部尙書

原任湖廣總督

○辛卯諭前據御史仲永

檀參奏鄂善得受賄賂一案朕初心疑爲必無此事特令王大臣

等秉公察審務得實情今據王大臣等悉心根究逐日將情形奏

聞鄂善顯有納賄情弊昨朕召伊進見面加詢問伊亦自行承認

及朕遣訥親來保傳旨宣諭伊忽支飾改供小人之情狀畢露其

爲納賄確實無疑矣仲永檀身爲言官能發奸摘伏直陳無隱甚

屬可嘉應加超擢以風臺諫著將僉都御史鄭其儲調補順天府

府丞其餘都御史員缺卽將仲永檀補授至仲永檀摺內所奏大

學士等到俞姓送帖弔奠一事今查詢明白全屬子虛然伊得之

于枋之口則非伊捏造可知又奏留中密摺宣洩於外一事伊旣

舉出吳士功參奏史貽直一件查上年吳士功果有此奏見在交

王大臣等查詢是伊亦並無妄言之咎俱不必向伊置問朕始疑仲永檀妄言誣陷大臣故欲加罪今查詢有據旋即加恩擢用朕大公至正之心可以對天地亦可以對臣民自今以後諸居言官之職者皆當以仲永檀爲法而不必畏首畏尾矣○甲午諭 五朝實錄寶訓朕已敬閱一周著再以次進呈用展景慕○是月署廣西巡撫楊錫紱奏安南本年兩貢時屆三月未據咨報查自祿平州土官內亂以來附近黎京有王儒蓬兄弟相繼占踞船頭地方該國王遣督鎮官阮超侯領兵剿除阮超侯一出黎京卽擁兵背叛占踞處東地方皆貢道所經其修貢愆期不必照例檄詢報聞

夏四月乙未朔續刊雍正八年以後 上諭頒賜臣工○大學士趙國麟奏懇乞休得旨仲永檀參奏大學士等弔奠俞姓之事經

王大臣等查詢明白全屬子虛其捏造之言出於于枋伊已自認與大學士等毫無干涉趙國麟被謗之處已明著照舊供職不必以解退陳請該部知道○丙申諭福建布政使喬學尹奏稱父年已屆八旬迎養在署不服閩省水土懇請調補鄰近省分以遂私情等語著將嚴瑞龍調補福建布政使喬學尹調補湖北布政使○命修慶都縣堯母陵廟○庚子大學士趙國麟奏俞姓弔奠一案仲永檀係風聞于枋之言以蒙恩坐論之崇班而被以跪拜細人之醜行事有流弊宜防其漸數有往復當保其終明季言路與政府各分門戶互相擠排綱紀寢以大壞在今日權無旁撓言無偏聽甯爲未然之慮不弛將至之防乞特降諭旨明示天下以超擢仲永檀爲獎其果敢宥其冒昧嗣後凡詆斥大臣按之無實者別有處分則功過不相掩而賞罰無偏曲如以臣言過懇乞賜罷

斥或容解退以全初心得旨仲永檀一事朕前所降旨最明卽超擢彼之意亦善善欲長惡惡欲短卽大學士所謂獎其果敢宥其冒昧之意而妄言詆斥大臣按之無實者自有一定處分至大學士所云甯爲未然之慮不弛將至之防誠老成深遠之慮朕甚嘉納之大學士其入閣辦事毋重違朕意焉○辛丑諭外省之吏治繫於督撫督撫果能清正公明則屬員咸知效法而成大法小廉之治朕御極以來訓諭督撫者屢矣其閒能體朕心者固不乏人而持躬不謹致蹈愆尤者亦未嘗無之細察其故固由於本人之居心不正操守不堅亦由於信用家人爲其所愚日積月累遂成尾大不掉之患蓋家人本係至庸極劣之人識見生來卑鄙心性又復貪汙日以小忠小信邀結主心及至用爲堂官凡文武官吏謁見稟事者藉其先容賴其傳達與之分庭抗禮視若朋儕若輩

遂虛張聲勢竊弄威福不恤導主行私陷以不義彼得從中舞弊  
挾制要求雖欲疏遠之而不可得更有齎送奏摺之人經過本省  
驛站而不肖州縣希圖探聽信息往往餽送盤費食物得其歡心  
其有不能應付周旋者則藉端需索歸向主人橫加譏謗奸蠹種  
種不可悉數是以我 皇考洞悉其弊嚴降諭旨將堂官及家丁  
出人生事擾累屬員之處永行禁止無如日久漸弛頗有仍蹈前  
轍者用是再頒諭旨通行訓飭嗣後各督撫等如有復用堂官或  
差遣家人出入在所屬地方需索生事若經朕查出或御史參奏  
必從重議處決不寬貸此亦激清吏治之一端毋得玩忽○癸卯  
命浙江海塘改建石工○命墾地不成邱畝者悉免升科○乙巳  
署福建巡撫王恕奏請前任福建總督高其倬入賢良祠得旨覽  
王恕請將前任閩督高其倬入祀賢良祠一本朕記憶 皇考臨

御時以高其倬平日居官瞻顧游移不肯實心辦事曾降諭旨  
屢行訓飭特命大學士等恭查檔案旋查出數案皆訓飭高其倬  
之旨或言其素性悠忽避忌嫌怨總爲一己之私展轉莫定或  
言其沽一己之虛名而不肯宣朝廷之德意或言其好爲兩歧之  
說以遂其推諉之心嚴諭甚多與朕所記憶者相符夫國家之  
所以設立賢良祠原以旌賢表績樹之風聲爲百僚之儀型模楷  
乃高其倬當日之居心爲政如此若濫邀優崇之祀典不但不孚  
輿情卽伊有知亦應抱愧王恕之代爲題請者不過欲盡厚於前  
官以爲己身將來援例邀恩之張本耳高其倬不准入賢良祠王  
恕著飭行○丁未實授喬學尹湖北布政使○戊申馬爾泰丁憂  
以慶復署兩廣總督張允隨署雲南總督○己酉諭殿陛韶樂音  
律與樂章有未協之處典禮攸關尙須審定著大學士禮部會同

內務府詳酌妥議具奏○刑部等衙門會同九卿科道議奏仲永  
植參奏鄂善於俞廷試家發掘銀兩受賄婪贓照律科斷應擬絞  
候一疏論此案情節朕前降諭旨甚爲明晰鄂善婪贓受賄已在  
朕前自認不諱毫無疑竇國法斷不可恕朕尙欲以禮待大臣而  
存國體不忍明正典刑令其自處又令訥親來保前往傳旨鄂善  
此時或以罪當監候懇切哀求未嘗不可緩其須臾之死乃伊無  
恥喪心將在朕前面認之語肆行抵賴此尙不謂之欺罔乎尙不  
謂之大不敬乎經王大臣等將伊擬絞立決實屬情罪相符朕所  
以復命九卿科道會議者原欲使諸臣共知此案情節亦處治重  
罪例應三覆奏之意今九卿科道等忽改爲擬絞監候以爲婪贓  
之罪例當如是獨不思鄂善之重罪在於欺罔大不敬今止照伊  
輕罪定擬而置重罪於不問有是理乎從來案情介於疑似之間



者臣工或從重定擬以待奉旨改輕謂爲恩出自上朕尙以爲不可豈有全無疑議之事而反議從輕者將竟視朕爲姑息優柔之主乎此則大非朕所望於九卿者也朕於此案再三斟酌未嘗不欲從寬卽遣王大臣向鄂善降旨時亦非必不可輕緩其死無如伊展轉狡獪自陷重辟若照九卿改議則朕前旨不且爲無著之空言乎寬縱至此何以御臣工而昭國憲鄂善本應照後議卽時處絞但刑於市曹朕心始終不忍著新佳五十七前往刑部帶鄂善至伊家令其自盡餘著照前議完結至於九卿此議錯繆已極是何意見著大學士傳旨嚴行申飭○癸丑諭本年 皇太后五旬聖壽節奉 懿旨停止進獻○丙辰命修浙江江塘○己未以劉藻爲內閣學士由通政使遷○壬戌裁貴州雜稅○癸亥戶部議准奉天將軍額爾圖題覆刑部侍郎常安奏請禁止海運一摺查奉

天米價向屬平賤近年戶口滋多生齒日繁又加各省貿易人眾本地所產僅足食用邊外蒙古黑龍江船廠等處收成偶歉亦賴接濟若聽水陸兼運則糧價增昂旗民必致艱食應請禁止海運從之

五月甲子朔諭國家愛養黎元莫先於輕徭薄賦朕御極以來加惠閭閻凡所以厚其生計而除其弊端者無不留心體察次第舉行近聞各州縣徵糧一事尙有巧取累民之處每至開徵之際設立滾單將花戶姓名及應完條銀數目開列單內散給鄉民原使鄉民易知得以照數完納前人立法本善而無如奸書蠹吏日久弊生視各戶銀數之多寡於額糧之外或多開數錢至數分不等鄉民多不識字且自知糧額者甚少既見爲官府所開遂爾照數完納卽有自能覈算者又以浮開爲數無幾不肯赴官控告結怨

吏胥且恐匍匐公庭廢時失業往往隱忍不言勉強輸納其多收銀兩或係書役先將別戶錢糧侵收那用而以此彌補其數或通縣錢糧正額業經報完而於捲尾之時兜收入己更有不肖有司暗中侵分以飽私囊其申送上司冊籍則仍是按額造報並無浮多一州縣滾單之多動以萬計上司難以稽查無從發覺其爲民間之害固不減於重耗也朕聞此弊各省有之而浙江爲尤甚用是特頒此旨通行曉諭是在各省督撫仰體朕心時加訪察如有仍蹈此弊者卽行嚴參不稍寬貸則官吏不得假公營私而小民共受其惠矣○禮部侍郎吳家驕以告假回籍收受俞長庚盤費銀兩革職○癸酉諭從來誣告越訴最爲良民之害蓋一州縣之內必有一二狡黠之徒以殷實之家爲可擾稍不遂意輒尋釁興訟且捏造謊詞拖累株連以洩私忿更或未控州縣卽控道府未

控道府卽控院司比比皆是爲有司者審理詞訟旣得虛誑之情而不治以誣告之罪爲大吏者濫准詞訟不思上下之體而但沽肯管事之名於是刁健之人以興訟爲得計而告訐成風閭閻不勝其擾累深可痛恨雖誣告越訴律有明條而實力奉行者少嗣後州縣審理詞訟凡理屈而駕詞誣控者必按律加等治罪若故行寬縱經該上司查出以罷輒論凡未經在下控告者院司道府不得濫准其業經在下控理復行上控者必其情理近實先將原告窮詰然後准理若發審屬虛誣告與越訴二罪並坐如此庶刁徒共知斂迹而良懦小民均享無事之福矣其如何酌量定例之處著刑部妥議具奏尋議奏誣告越訴如審屬理虛除照誣告加等律治罪外先在該地方枷號示眾以儆刁頑若州縣旣經審出控告屬虛故行寬縱照罷輒例議處如院司道府濫行准理照上

司違例受理例議處從之○甲戌飭各省豫籌積穀○丁丑吏部等部議准兩廣總督馬爾泰奏廣西慶遠府永順土司所轄白土邱索等二十四村居七十二崗之中縣互百四十餘里經覃奉恩等恃險肆橫以來久爲土司所棄今雖蕩平不便仍歸土司請割歸宜山縣管轄從之○戊寅免臺灣逋賦○命廣東廣西兵丁兼習弩弓○壬午諭薩哈諒前任廣東布政使聲名不好且趨奉鄂彌達朕是以降旨將伊左遷山西按察使繼因山西布政使缺出一時不得其人將伊補授以觀後效乃伊謝恩摺竟稱蒙恩垂念臣母年老就近調補山西俾得迎養朕批諭云若謂調近何以左遷臬司汝尙不自知乎並將其取巧無恥怙惡不悛之慮明白批示薩哈諒若稍具人心自當恐懼悔潔已奉公以蓋前愆今楊嗣璟本內稱伊在臬司任內已有劣款種種及升任藩司婪贓尤

多共計一千六百餘兩與鄂善所犯銀數相等且實係科派屬員重收尾封贓私人已並非公項餘銀應報不報者可比彼時曾經庫吏口稱舊例所無力行稟阻而薩哈諒斥其膽小悍然不顧則其始終狡詐藐法負恩罪實難逭特將薩哈諒情節一一宣示交與三法司從重定議以昭炯戒○癸未大學士遵旨議覆戶部左侍郎梁詩正奏度支經費莫大於兵餉伏見每歲春秋二撥解部銀多則七八百萬少則四五百萬京中各項支銷合計須一千一二百萬入不敷出蓋因八旗兵餉浩繁所出既多各省綠旗兵餉日增所入愈少請及時變通八旗閒散人丁宜分實邊屯以廣生計綠旗兵丁宜量停募補以減冗額等語查乾隆二年五年經御史舒赫德范咸條奏將在京旗人移駐興盛二京等處耕種經王大臣等屢行詳議綠甯古塔拉林阿爾楚哈渾春博爾哈屯海蘭

素係產蕩之所移駐滿洲不諳耕種召民開墾恐行創採而黑龍江風土迥異京城旗人不能與本地人一體耕地打牲耐勞苦一遇歉收難以接濟奉天亦無曠土可耕應將八旗閒散人丁分實邊屯之處無庸議至直省綠營兵數雍正元年以前共額設馬步兵五十八萬二百餘名後因西陲用兵及苗疆河工等處增設十一萬六千餘名嗣經軍務告竣議裁二萬餘名尙多浮冗請將各省標鎮協營詳查續添兵丁或可全行裁汰或可量加裁減儻有不便裁減者將馬兵改爲步戰步戰改爲守兵或有地要營單必須添設止准於通省酌量抽撥毋輕議增至恐裁兵一時去業失伍養贍無資應候該兵出缺量停募補又尙書公訥親等奏直省一切正雜錢糧康熙雍正年間歲歲相積仍有餘存邇年以來統計直省收支各款所入僅敷所出儻有蠲缺停緩即不足供一

歲用度其支放紛繁尙須酌爲裁減各省官員毋任其增設工程宜權其緩急等語查設官分職原有定制從前各省佐雜等官各督撫有奏請添設改隸責任轉無專屬請嗣後各省需用人員止准於通省內隨時改調不得奏增糜費再直省一切新建工程俱經各衙門議准工部覈算工料興修見在各省城垣令督撫確查分別緩急豫估報部將來遇水旱不齊之時以工代賑其文武衙門偶有坍塌止可隨時黏補其必需修理者該督撫斟酌題報俟部覆方准興修至民隄民埵有應修理之處卽於農隙勸導修整毋動公帑除臨江瀕海邊疆重地營房墩臺海塘溝渠隄壩等緊要工程外其可緩興修者申報督撫酌量次第題報庶不致繁興糜費得旨八旗人丁分置邊屯一事著大學士查郎阿侍郎阿里袞前往奉天一帶相度地勢再行定議餘依議○甲申戶部議兩



廣總督馬爾泰奏潮州添設縣一將海陽縣屬豐政一都並嘉應  
大埔揭陽等州縣鄰近田疆戶口割歸管轄應如所請從之命縣  
名曰豐順○戊子以汪由敦爲禮部右侍郎由內閣學士遷○庚寅諭承  
平之時不忘武備乃經國要務近年以來各省營伍整飭者少廢  
弛者多良由將弁董率不力所致今細加訪察各營守備千把管  
官尙知演習弓馬以圖上進之階及升任參遊以上率皆耽於安  
佚騎射荒疏己身如此安望其訓練兵丁整飭營伍此風若不悛  
改則武備漸不可問矣用是特頒諭旨通行訓飭各該督撫提鎮  
等務須力爲振刷毋得苟且因循且提鎮乃武職領袖必身先習  
勞講武爲偏裨之倡並督率副參以下不時操練躍馬彎弓投石  
超距使末弁鼓勵士卒奮揚若一二年後積習不除軍容未見改  
觀朕惟統領大員是問○諭大小臣工凡有奏摺朕詳細覽閱不

遺一字遇有差謬必指出令其改正朕日理萬幾尙不肯偶爾疏  
略爾等臣工理宜倍加敬謹以防怠忽之漸乃近見部院奏摺中  
往往有謬寫之字蓋由堂官辦事不過看稿而繕寫清摺時並未  
寓目無怪乎承辦司官漫不經心也卽稿已定而重閱奏摺一番  
旣可以熟悉其事之原委而亦非甚勞苦之事此尙懶爲則何事  
不懶耶朕每遇摺內一二字之謬不欲將堂官輒交部議而諸臣  
當思奏摺進呈中有謬錯字據殊非敬君之道况沿習日久屬員  
胥吏共知堂官不看奏摺儻遇緊要字據增減一二豈不重滋弊  
端嗣後各當留心毋蹈故轍○辛卯諭山西地方自石麟爲巡撫  
以來因循舊習吏治廢弛繼以薩哈諒喀爾欽貪縱無忌而各屬  
浮收濫取之弊更相習爲固然如徵收地丁錢糧每兩例加耗羨  
一錢三分今加至一錢七八分不等更有加至二錢者若如此徵

收民何以堪至鄉村編氓有以錢納糧者每兩收大制錢一千三十文就時價合算計一兩加重二錢有餘是耗外又加耗矣小民有限脂膏豈能供官吏無厭谿壑他如需索鹽店當商陋規及買取貨物任意賒欠或短發價值或勒定官價苦累行戶種種積弊不一而足朕所聞如此在晉省官吏中豈無潔己自愛之員然積習已久效尤成風故貪黷者常多廉潔者常少民生吏治關係匪輕朕特施寬大之恩既往不咎自今以後著嚴行禁革務使痛改前非潔己恤民奉公守法巡撫喀爾吉善毋得徒事文告而不實心奉行以致屬員陽奉陰違怙終不改一二年後朕儻有所聞當特遣大臣徹底清查水落石出必將大小官員從重治罪不稍寬貸並非不先行誥誡遽然繩之以法彼時不得謂朕辦理過刻也○諭科道職司言路爲朝廷耳目之官凡有關於民生利弊之事

皆當留心訪察據實上聞卽如山西巡撫石麟之廢弛布政使薩哈諒之貪黷各屬浮收重耗甚爲民累科道等官每將無干瑣務陳奏朕前而此等緊要大端並不指實糾參豈果出於不知耶抑明知而不言耶至本省之人於本省事務見聞尤切知之必悉如給事中盧秉純卽係山西人石麟莅任甚久薩哈諒劣蹟多端盧秉純豈得推爲不知而並不一經參奏何也用是特頒諭旨通行申飭科道等此次訓飭之後嗣是各省有關民生利弊之事俱當留心訪察一有確據卽指實糾參儻知而不奏責有攸歸至於本省之人明知其事而隱匿不言儻別經發覺朕必將本省之科道議處一二以示儆其有假公濟私挾制本省大吏以爲自便之計者亦斷難逃朕之洞鑒○壬辰 上幸西廠子行圍

六月甲午朔飭官員防閑幕友○乙未諭德惟善政政在養民以

天下之大天時固有不齊地形亦復不一雨澤稍愆則高阜之地防旱雨水既足則低窪之地慮淹總期先事豫籌始可有備無患言念及此雖當豐稔之年而朕宵旰憂勤實不敢稍釋於懷也向來各省報災原有定期若先期題報便不合例朕思按期題報者乃指具本而言至於水旱情形爲督撫者察其端倪早爲區畫隨時密奏則朕可倍加修省而人事亦得以有備若過拘成例則未免後時矣至於督撫之報災有故爲掩飾不肯奏出實情者亦有好行其德希冀取悅於地方者惟公正之大臣旣不肯匿災以病民亦不肯違道以干譽外此則不能無過不及之失朕痾瘵在抱再四思維匿災者使百姓受流離之苦其害甚大違道干譽雖非正理以二者較之究竟此善於彼甯可國家多費帑金斷不可令閭閻一夫失所此朕之本意也各省督撫俱當仰體隨時留心以

副朕惠鮮懷保之至意○丙申徐士林因病解任調陳大受署江

蘇巡撫張楷署安徽巡撫以岱奇署陝西巡撫由戶部○辛丑賑

恤貴州黎平等處苗匪侵擾難民○壬寅刑部侍郎郝玉麟年老

乞休允之○癸卯以三和署戶部侍郎由內務府總管署○甲辰修居庸

關○以劉統勳爲刑部侍郎命俟服滿來京供職原任侍郎○乙巳御

史李愬奏甘省平涼鞏昌兩屬夏秋疊災州縣各員諱匿不報饑

饉載道搶劫成風各省赴甘納粟捐監者官吏包攬收銀科派民

閒糴穀填補穀價日增民生日敝請派公正大臣前往查勘得旨

覽李愬所奏若果如所言則元展成罪不容誅矣然李愬甘省人

也似告災之狀爲已甚之言此風亦不可長卽著李愬前去會同

總督尹繼善親往查勘情形著尹繼善秉公據實具奏若所言果

實元展成當治以諱災之罪不然則李愬爲鄉曲而妄言亦有應

得之處分該部卽遵諭行○御史吳煒奏近見度支之臣以國用  
不足爲憂恐開內外臣言利之端上曰部臣之奏謹其流所以  
裕其源非言利比也恐外省大吏遇事觀望誠有如吳煒所奏者  
朕甚嘉之○己酉左都御史劉吳龍參奏浙江巡撫盧煒婪贓各  
款得旨解任命德沛旺扎爾審奏○庚戌以黃孫懋爲內閣學士  
由詹事遷○辛亥諭前給事中盧秉純參奏大學士趙國麟之摺內有  
二條一稱皇上面問趙國麟往奠俞姓之事初則佯爲不知再問  
則略爲停頓旣出之後告之至戚劉藩長自鳴得意又稱劉藩長  
休致之後趙國麟告伊王安國未曾參爾乃係蔣炳參爾等語朕  
思大學士有贊襄密勿之責不應向親戚爲此等之言是以降旨  
令劉藩長來京命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徐本尙書訥親來保將  
伊二人詢問質對逐日進呈所錄口供其趙國麟在朕前回奏往

弔俞姓一節劉藩長曾向盧秉純言之至佯爲不知略爲停頓告  
之至戚自鳴得意之處乃盧秉純揣摩彼時情狀之詞劉藩長告  
知盧秉純者並不如此處無大關礙不必深問至趙國麟告知  
劉藩長王安國未曾參爾乃蔣炳參爾之語劉藩長供稱聞之他  
人並非聞之趙國麟而盧秉純則堅供不移此事有無尙在疑似  
之間但劉藩長乃市井庸人趙國麟身爲大學士旣締姻親又曾  
在朕前奏薦甚屬不合朕已悉知不必再問至於盧秉純供出劉  
藩長許多悖謬之語甚有關係從前盧秉純初聞之時何以不行  
參奏及參劾趙國麟摺內又無一語及此直至於今劉藩長到京  
對質不肯應承趙國麟之說符伊原參始行供出並將朕召見之  
語溷入於供詞之內又將朝臣牽引多人幾欲一網打盡而與此  
案問語毫無干涉似此妄亂無賴豈可留於言路盧秉純著革職



劉藩長係舉旨休致之員而凡遇知交輒探問罷官之故則其不自安分可知亦著革職其悖謬之語若果出於劉藩長之口自當按律定擬儻係盧秉純挾嫌妄供亦當治以誣陷之罪著原問之大臣詳悉審明具奏○癸丑命加培直隸子牙河官隄○甲寅諭據沈世楓奏稱刑部尙書來保誠愨有餘而習練不足韓光基優於巽順而短於決裁是以近來辦事漸有委靡舛錯之處等語來保人實可信伊與韓光基二人在刑部辦事亦無大過但沈世楓所奏頗中二人之病人之才智各有短長難以求全責備若因人指摘自知省惕益加奮勉則心志虛公卽才幹識力亦將日益精進此聞過而喜所以稱賢也特將原摺發出令諸大臣知之○除陝西西安等六府州虛報地畝額賦○乙卯命修直隸邊牆○丙辰諭從前仲永植參奏大學士趙國麟往奠俞姓之事已經審結

之後趙國麟具摺辭職朕降旨慰留伊又復具奏朕前情加激切語更瀾翻是伊初次爲嘗試之計及見慰留之旨知朕不因此令其去官故爲煩瀆之奏以示退讓朕早已洞燭隱微特以待大臣之禮已經姑留仍復優詔答之盧秉純前奏亦曾及此可見伊之居心雖妄亂無賴如盧秉純者亦且窺見趙國麟反而自思更有何顏立於百僚之上乎盧秉純參伊之摺朕摘出二事令大臣等詢問一件無大關礙一件尙在疑似之間朕已從寬不問至趙國麟案講理學且身爲大學士與市井庸人劉藩長締結姻親且在朕前保薦朕已明降諭旨較之仲永檀參奏之事其過孰爲重大趙國麟亦知此番之事非引過求退所能了乃轉詣宮門奏請面見朕知其意不過爲迫切之詞強爲辨訴希冀朕之復留是以不令進見著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徐本尙書訥親傳旨諭以大臣

之義進退之禮伊自當朝聞命而夕拜疏矣乃遲至數日伊竟無  
求退之本是其意中以爲朕一時雖降責備之旨而稍遲時日或  
仍復轉念優容以此觀望不前耳朕御極之初趙國麟以安徽巡  
撫來京陛見朕召對於易州行在見其人屬老成且素聞伊留心  
理學是以內升尙書繼因大學士缺出一時不得其人將伊補授  
數年以來聞或召見與之講論經義凡諭及用人行政伊並未獻  
可替否有都俞而無吁咈此朕所深知而熟見者止以人才難得  
曲爲姑容卽屢被言官彈劾朕尙保全之而彼不自省悟妄謂朕  
入其彀中欲逞其伎倆則大謬矣試問舉朝之大臣居心行事何  
一不在朕洞鑒之中豈獨於趙國麟而有不知哉趙國麟在大學  
士之任所匡贊者何事所建白者何言爲朕所倚任而必不可棄  
者何具伊清夜捫心能不愧赧而尙可忝竊大學士之職乎伊見

有福建巡撫任內薦舉劣員王德純一案部議降調朕留中未發  
尙欲其進退以禮全其始終今既不知自處不得不明加處分趙  
國麟著降二級調用留京候補此番處分並非因盧秉純之參奏  
特將前後用舍情節一一宣示令諸大臣知之○丁巳召劉柏來  
京調蘇昌署安徽按察使以李錫泰署廣西按察使由右江道署○戊  
午增建安徽常平倉○己未大學士鄂爾泰等奏審盧秉純參奏  
趙國麟一案查盧秉純所供革職光祿寺卿劉藩長悖謬之詞細  
加研鞫並無確據亦不能就原供對質再前於質審時盧秉純將  
劉藩長批頰肆毆目無法紀應擬杖流准其納贖並應押解原籍  
交與地方官嚴加管束不許出境生事劉藩長係休致之員輒探  
問罷官緣由殊不安分應擬革職得旨依議盧秉純係參奏趙國  
麟之人趙國麟既經降調今又將盧秉純革職治罪彼不知者必

以爲原參之人與被參之人一同受罰不無疑議殊不知朕之賞罰本屬公平不稍偏向卽如仲永植之參鄂善審明鄂善得賊是實比卽將鄂善置之於法而嘉獎仲永植超擢僉都御史今趙國麟自有本身應得之處分並不因盧秉純之參奏前旨甚爲明晰而盧秉純此案之治罪因其與劉藩長質對時見劉藩長口供不符伊之原參心懷忿恨遂於本案之外別牽枝蔓日加過甚之詞無所底止總欲迫之以不得不認之勢居心如此甚屬陰險可惡且於公堂之上揮拳肆毆卑污苟賤至此已極此等之人斷不可留於言路且凡爲科道者亦必恥與同列其人其事與仲永植有天淵之別是以將伊革職照例治罪並非因其參劾趙國麟也且亦並不因其捏造悖謬之語此不過如雀噪蛙鳴耳豈足介意而加之以罪哉朕之待大臣與待言官進退予奪悉本大公至正之

心合乎天理人情之準可以告之天地可以告之臣工若以偏私之意卑淺之識妄行揣度則大謬矣特降此旨令大小臣工知之○庚申喬學尹丁憂命嚴瑞龍仍回湖北布政使任○壬戌諭各省秋審該督撫會同司道等官分別定擬民命攸關最爲重大向聞會審之時不過於一日之間草率定擬並未悉心講論期於至當且臬司承辦秋審則肆筵設席鼓吹喧闐有徵歌浮白之歡而無惻怛哀矜之意其跟役人等皆獲賞勞而歸以爲娛樂陋習如此如父母斯民之義何昔我 皇考特頒諭旨嚴行禁飭而日久玩生近聞漸有復蹈故轍者又如督撫盤查司道各庫司道必治席演戲務極輝煌並邀請將軍副都統及關差學政文武大員譙飲竟日席散之後復重賞跟役人等率以爲常以國家稽覈錢糧之政事而別尙虛文糜費於無益之地不知其取辦於何所也以

上二條凡實心任事之督撫必不出此其有視爲陋例相沿而不知檢點者見朕此旨當深自省惕力行革除儻視爲泛常不知悛改經朕訪出必加以處分○以張嗣昌爲福建布政使王丕烈爲福建按察使由興泉道遷○是月署兩江總督楊超曾奏江蘇巡撫徐士林清勤自勵雖身歷華臚而處已儉約不殊寒素安徽巡撫陳大受勤於政事虛中無滯於吏治民情體究甚爲親切江西巡撫包括性情和平辦事穩當而和光同塵鮮所可否江西當積弛之後吏玩民刁未見整頓之方得旨所奏三人俱係至當至公之論與朕所見同嘉悅覽之○署兩廣總督王安國奏安南國權臣鄭剛竊柄欲圖篡奪遂專廢立土官韋福琯等以輔黎滅鄭爲詞倡亂起兵見嚴飭官弁毋使夷匪潛入邊境及內地奸民私越滋事報聞

東華續錄

乾隆十四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瀚蕃恭校

秋七月癸亥朔諭近來鄂善喀爾欽薩哈諒及趙國麟盧焯等案皆朕準情酌理不得不如此辦理者而外人不能深知未必不以爲涉於嚴峻卽進言進講諸臣頗有以效法 皇祖崇尚寬大爲敷陳者則外人之議論可知矣殊不知 皇祖當日固以寬大爲政而如鰲拜索額圖托和齊噶禮明珠等未嘗不按法懲治今鄂善以大臣而婪贓無恥喀爾欽以學政而賄賣生童此等之人不寬之於法則國法將何所施乎從古帝王以優柔寡斷而致敗者恆有之從未有整綱肅紀生殺予奪大權不移而致敗者也朕自幼讀書研究義理至今朱子全書未嘗釋手所謂廓然而大公物



來而順應者朕時時體驗實踐躬行凡用人行行政發號施令之際實皆本於憂勤出以乾惕自信公正無私不稍偏倚可以對天地可以告天下臣民諒六年以來在廷諸臣無有不共知共見者試問政治之因革失宜者何事官僚之舉錯失當者何人乎易曰元者善之長也書曰御眾以寬朕卽位之初原降諭旨本欲減去煩苛與眾休息所望諸臣懷遵法紀以成朕之寬大若因此而卽於廢弛放縱是諸臣迫朕以不得不嚴之勢非朕之本意也夫栽培傾覆惟人自取或寬或嚴總歸一是成心不可有定見不可無朕豈中無主宰忽然而寬忽然而嚴者乎蓋因物付物惟正斯中以人治人期改而止若有意從寬必且流爲市恩姑息而失寬之正則所謂寬者卽嚴之因而所謂嚴者卽寬之害是則有意從寬尙且不可矣而况有意於嚴乎無如大小諸臣私心揣度務爲觀望

朕於事之當寬者寬之而議事條陳遂相率而趨於寬之一路朕  
於事之當嚴者嚴之而議事條陳遂相率而趨於嚴之一路究之  
伊等居心並不以國事爲重以爲善於迎合卽可以希冀升遷保  
全祿位此等陋習不但小臣如此卽大臣亦或不免九卿中往往  
自爲身家之計而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者不可多得諸臣底裏何  
一不在朕洞鑒之中伊等清夜捫心果能無愧乎嗣後當各自儆  
省痛加悛改矢公忠之心去觀望之習以副朕之厚望焉○命德  
沛兼理浙江巡撫○免江蘇蘇州等府屬逋賦○甲子命北省勸  
民試開溝洫○山西學政喀爾欽以賄賣生童縱僕營私違禁漁  
色伏法○丁卯諭外省官員見任之時不許建立生祠例有明禁  
或去任之後實有功德在人甘棠留詠彼地官民建祠以志去思  
者准其留存外此一槩不准雍正元年欽奉 皇考諭旨甚明蓋

此等事多出於下屬獻媚逢迎及地方紳衿與出入公門包攬詞訟之輩倡議糾合假公斂費上以結交官長下以私飽其囊橐而非出於輿論之同懿德之好也朕近訪聞外省此風尚未盡革卽如郝玉麟盧焯之在閩省居官平常並無出眾之名譽而建立生祠書院肖像置牌妄行崇奉似此濫觴之舉何以示旌揚而昭激勸閩省如此恐他省亦復相同著通行各督撫秉公察覈以定去留慎勿瞻徇情面務使羣情允協公道常存庶於人心風俗有所裨益○己巳諭從前給事中朱鳳英奏請順天鄉試同考官照會試分省迴避之例北籍止閱南卷南籍止閱北卷該部以房官南北籍人數不一分閱之卷多寡不齊難以均派未議准行蓋部議止將南北二皿較論固難分派若將通場滿漢生員貢監各卷併數合算自無不均之慮且立法必期無閒而防範不嫌過周與其

留滲漏以滋弊端無甯嚴界限以絕物議嗣後順天鄉試同考官南省人槩令迴避南皿卷北省人槩令迴避北皿卷邊省人槩令迴避中皿卷滿洲漢軍槩令迴避滿字合字卷如此分別可以清弊竇而息浮議亦防微杜漸之道也○庚午諭武備關係緊要前已屢降諭旨令督撫提鎮等力爲振刷不得苟且因循大約外省營伍整飭者少廢弛者多而撫標爲尤甚蓋巡撫專留心於文事其標下將弁又屬專轄別無統率之人該撫少不留心則怠惰成風武備漸不可問矣嗣後各督撫提鎮等當謹遵朕諭以盡職守以勵戎行於一二年後朕派公正大臣前往驗其優劣如騎射果否嫻熟軍容果否改觀皆顯而易見難於掩藏者儻有仍前廢弛之處朕必將該管大臣嚴加處分毋謂朕不教而罰也又聞各省營伍中仍復多有空糧此弊經我 皇考暨朕屢行禁革而陽奉

陰違至今不免若云兵額本多不必足數卽當將冗數裁汰若在所必需則一糧必收一兵之用又豈可以缺額朱子曰兵甲詭名不可免善兵者亦不於此理會纔有一人可用便令其兼數人之料軍中若無此便不足以使人故朝廷止是擇將以其全數錢米與之止責其成功不屑屑計較朱子此語蓋指用兵時言也平居無事時豈可虛冒若此况古人所謂一人兼數人之料者乃以兵之所有還以養兵而獎勵勇敢之士氣也今則以兵所應得之數而入將弁之囊橐矣烏得借古語以自便其私哉○辛未諭朕惟保天下者求久安長治之規必爲根本切要之計昔人謂持盈守成艱於創業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夫振綱紀修制度可謂有法矣然此特致治之具而未可爲根本之圖則所謂制治未亂保邦未危者必以風俗人心爲之本人人心正則風俗醇而朝廷

清明國祚久遠胥由於此我國家受天景命統一寰區皇祖  
皇考厚德深仁漸被海宇皆不世出之君朕以涼德繼承大統  
早夜孜孜敬天法祖不敢稍自菲薄厯觀史冊繼世相承愛  
民勤政若是其積累深而涵濡久者蓋不數觀且內無諛諂之女  
寵干政之宦官朝無擅權之貴戚大臣外無擁兵之強藩巨鎮凡  
厯代以來所有腹心之蠹跋扈之奸不但無其人無其事抑且無  
幾微之萌巖夫勵精圖治如此立法無弊又如此宜其教化興行  
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措天下於泰山之安縱不能遠追  
唐虞亦可以媲美成康矣乃朕澂心靜觀今日之人心風俗居官  
者以忠厚正直爲心而身家利祿之念胥泯未能也爲士者以道  
德文章爲重而僥倖冒進之志不萌未能也民皆家給人足漸臻  
端良樸愿之風未能也兵皆有勇知方足備干城腹心之選未能

也由此以觀數十年來惟恃 皇祖 皇考暨於朕躬以一人竭  
力主持謹操威柄是以大綱得以不察耳儻或遇庸常之主精神  
力量不得體萬事而周八荒則國是必致陵替矣此實朕之隱憂  
而未嘗輕以語羣工亦終不能默而不以語羣工也今國家當太  
平之日承重熙累洽之後所以立萬年不拔之基者誠不可不及  
是時而加之意也在朕中夜以思朝乾夕惕不敢恃豐亨而忘治  
益求治之心不敢安小成而緩長慮深謀之意若蹈虎尾涉于春  
冰惟恐隳成業而失事機然此非朕一人所能獨理也內外諸臣  
當股肱心膂之任必當以臯夔稷契爲心屏畏難之見除苟安之  
習凡吏治之得失人才之賢否民生之休戚皆宜熟籌而切慮夫  
王道雖無近功而未始無成效唐虞之治方策具在不師其迹師  
其心爲之有其漸施之有其方實非不可舉之政朝廷者風化之

原封疆者方伯連帥之任惟在正其心術固其根本整綱飭紀謹  
小慎微勿爲目前之計而爲久遠之圖迎導善氣祇迓天和我國  
家無疆惟休實有厚望語云取法乎上僅得乎中陰陽否泰之機  
不長則消不進則退斷無中立之勢效唐虞不至尙可冀爲成康  
假令畏難圖便晏然自謂已治已安則禍患卽已潛伏不可不懼  
也雖移風易俗不能責效於旦夕但及今不講則日復一日年復  
一年狃於便安因循怠忽上何以仰承 謨烈下何以垂裕後昆  
乎易曰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我君  
臣其共勉之○丙子諭總管太監著總管李英謝成嚴諭跟隨出  
外各處太監不許肆行跑馬若似從前魏珠于錦跑馬射箭斷乎  
不可如有此等事惟汝二人是問○命陳世倌爲文淵閣大學士  
兼工部尙書○刑部等衙門議奏原任山西巡撫內閣學士石麟



於布政使薩哈諒焚賊不行訪察題參應降三級調用係革職留  
任之員無級可降應革任薩哈諒擬斬監候從之

尋薩哈諒以不枉法賊限內全

完照例減等發往軍臺效力

○戊寅甘肅巡撫元展成因事解任命尹繼善新

柱審奏○己卯御史劉方藹奏近者伏讀 上諭凡用人行政發

號施令之際實皆本於憂勤出以乾惕自信公正無私不稍偏倚  
試問政治之因革失宜者何事官僚之舉錯失當者何人乎等諭  
旨臣惟唐虞君臣始終憂勤謙退伏願 皇上鑒厥后自聖之箴  
懍安不妄危之意得旨前日之旨似過滿假是朕失於檢點劉方  
藹卽行陳奏亦可嘉也此奏知道了又奏大學士等查審盧秉純  
參奏趙國麟一事將盧秉純與劉藩長質對之語逐日進呈恐告  
訐者以側言希倖伺人陰私請嗣後發奸摘伏必須實據若以無  
關緊要之事牽證告訐者乞嚴加戒飭得旨屏側言又恐人以爲

禁風聞劉方藹其何以應之要之朕惟存大公之心以順應耳○  
調阿爾泰爲雲南布政使以陳宏謀爲江西布政使調陳高翔爲  
江蘇按察使以張無咎爲山西按察使出雲南鹽驛道遷○甲申左副都  
御史陳守創乞休允之○乙酉刑部議奏湖北巡撫范臻奏民人  
江在金毆傷大功服兄江聲先身死擬以斬決並聲明應否比照  
救母情切酌量寬減查江在金供內雖有怕聲先誤打伊母之語  
然實無救母情形自不便比照此例議減又左都御史杭奕祿等  
議江在金無與兄鬪毆之事若照弟毆大功服兄律擬以斬決未  
免情輕法重應改爲斬監候得旨江在金改爲應斬著監候秋後  
處決餘依議凡遇人命重案朕必再三推詳稍有可原之情或降  
旨更改或交九卿會議以昭法外之仁也至三法司惟應按律定  
擬不得意爲輕重今此案刑部係按律辦理者而都察院大理寺

另議監候雖屬原情究非立法之本義且兩議之事閒或一二人意見不同則可乃三法司本屬一體而與刑部判然兩議將來一衙門立一意見甚有關繫著訓諭知之○改雲南南籠廳爲南籠府設永豐州○丙戌免山東各屬未完虧欠○丁亥諭凡遇行營撒袋弓鞞非僅滿洲武職大臣官員等應行束佩卽文職大臣官員等亦應不離於身看來或有因朕出入觀臨之際暫時帶佩經過後隨即解卸並不束佩皆因偷安好逸所致若聽其如此相沿日久恐武備漸至廢弛於旗人素習大有關繫著通行傳諭知之○戊子 上初舉秋獮奉 皇太后幸避暑山莊啓鑾○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壬辰 上至古北口閱兵○是月貴州永從縣苗匪滋事總督張廣泗等派兵討平之  
八月甲午諭軍機大臣等雅爾圖自到豫省以來辦事勇往實心

整頓朕甚嘉之但近來聞得驕矜盈滿之氣多而虛衷謙抑之意少卽如豫省素稱多盜自雅爾圖極力查拏盜風稍息若云闔省全無盜賊則未必然也雅爾圖之意未免自足以爲盜息民安閭閻無擾不喜屬員申報被盜之事似此恐將來官民觀望漸成諱盜之風矣又如豫省行興教化每月州縣舉報善良動以數十百計而作奸犯科之事反隱匿不報上年光山縣地方居民夜聞失火遂有光棍多人乘機搶去張永安之妻及經告發知縣僅將兇犯江矮子薄責逐釋人心不服又如今春訪得南陽府知府王機贓私多款及發兩司查審無一實據又訪得鄧州百姓安姓奉天彭姓等款蹟及至提審亦屬子虛此皆平日好聽細言以致宵小之輩捏詞動聽之所致也朕所聞如此而朕觀雅爾圖近日所爲亦果有似此之意伊尙係巡撫中之優者儻因假滿失於檢束以

致有初鮮終豈不可惜將朕旨密諭伊知之尋雅爾圖覆奏遵奉諭旨披瀝愚忱並請赴京陛見得旨何必如此惶惑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若已全無其迹人亦何由而指斥乎且朕之訓汝並非因旁人之言以汝所爲之政而諭之耳若必欲強詞奪正理則汝爲不能改過者矣自今以後惟有益加謙抑務實政則勝於來京百倍矣毋以陛見爲請也○丙申涼州將軍烏赫圖奏準噶爾使人齊默特等四月到東科爾原議五月進藏因與商人貿易講價不定託言炎暑改期七月今忽來言聞西藏地氣早寒攜來駝隻俱不堪用難以前進擬貿易畢卽欲還部旣經和好熬茶之事不論何年俱可前進前後言詞反覆明係希圖貿易昂價要請增給馬駝應否仍令赴藏或聽還部得旨前因噶爾丹策零尊崇黃教奏請爲其父赴藏熬茶施行善事朕特加恩允其所請賞給牲畜口

糧派大臣官兵照看伊使臣因貿易價值不定不欲進藏卽求還部貿易之事當聽商人自便詎可官爲派勒今伊等不遂所欲便欲言歸或其來時噶爾丹策零本屬令如此或係伊等私意若出噶爾丹策零之意則亦係一無信行之流朕甚鄙之伊等去後儻再請進藏亦斷難允行若噶爾丹策零並未出此伊等自立主張任意妄行更屬詭譎嗣後再來亦斷不遣往西藏伊等果能擔承卽聽其還朕爲內外共主旣經降旨斷無改悔之理若必欲還部亦竟聽之可也尋奏於八月將齊默特等喚至傳諭旨畢伊等默然良久旋稱我等來時噶爾丹策零並未如此指授我等不能進藏緣由前已稟過理屈詞窮萬難置辨但貪心無厭所望不遂仍欲回巢得旨朕所降諭旨甚明伊等如欲回去爾等卽將朕所降諭旨再行曉諭伊等護送至哈密交與李繩武等爾等卽可回也

○己亥以仲永檀爲左副都御史

由左僉都御史遷

○癸卯諭從來激清

吏治必大法而後小廉督撫司道有統率屬員之責不但賄賂餽遺亟當屏絕卽承辦公事亦不可有絲毫沾染稍留指摘之端使州縣藉詞玩縱無所顧忌朕聞得各省督撫司道同駐會城凡一切操演兵馬考試吏員行香講約因公勘驗等事需用酒筵鋪設香燭祭器均於首邑取辦甚至葺理衙署修整執事置備器物首邑俱遣家人工房在轅承值分而計之爲數無多而合一年所費每至盈千累百在上司止顧取攜之便資費不問從來在屬員但期迎合之工備辦惟恐不及其實首邑之養廉公費原有定數墊賠旣多不得不派累科斂作弊營私以彌補缺乏而督撫念其捐項繁多往往曲加體諒姑息優容或且喜其逢迎題升保薦是非顛倒其流弊有不可勝言者雖係積習相仍亦當嚴行禁止嗣後

各省會城遇有應辦事件如實係公務應於公項開銷若係各衙門私事應自行捐貲辦理不得樂取之首縣首縣亦不得遣家人工房在各衙門承值如此則屬吏得免賠累之苦兼可杜奔競之門爲上司者亦可毫無瞻顧秉公察覈以盡正己率屬之誼實激清吏治之要務也可傳諭各督撫知之○以李紱爲內閣學士曲肅寺○丙午裁江蘇鹽務道太通道二缺以直隸通州歸常鎮道縣遷管轄太倉州歸蘇松道管轄○己酉召楊超曾回部辦事調那蘇圖爲兩江總督孫嘉淦爲湖廣總督高斌爲直隸總督以完顏偉爲江南河道總督由江南副總河遷○諭直隸河道必須總督一人兼理事權歸一始於河道民生均有裨益高斌係熟悉河務之人今補授直隸總督河工一切機宜俱著伊相度辦理河道總督顧琮著回京候旨其河員河兵及效力人等應留應去高斌到任之後留



心查察次第奏聞其效力人等必需留工者應酌定額數以杜冒濫著高斌一併詳議具奏尋奏河工應需效力人員查照江南情形以一百五十員爲定額下部議行○辛亥以鄂彌達爲甯古塔將軍馬爾泰署兵部侍郎原任兩廣總督○壬子諭蒙古扎薩克諸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自太祖太宗時歸仁向化與滿兵一體效力

皇祖皇考眷愛爾等無異滿洲教養兼施百有餘年朕此次行圍行列整齊皆爾等教訓有方所致朕甚嘉焉著加恩普賚

銀幣有差○丙辰設山西歸綏道駐歸化城○庚申命綏遠城採

買兵米○德沛旺扎爾奏山西布政使呂守曾前在杭嘉湖道任

內承審汪孫氏爭產一案任意婪贓得旨解任解浙嚴審○辛酉

以吳龍應爲山西布政使石去浮爲湖北按察使由江西鹽驛道遷○以

彭家屏爲江西布政使王玠爲湖南按察使由貴州貴州東道遷

九月癸亥朔元展成以不職革職以陳宏謀爲甘肅巡撫

○乙丑上奉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丙寅命截留明年

江南浙江漕糧八十萬石備賑○戊辰禁吉林伯都訥甯古塔等

處游民雜處○庚午上奉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回鑾○命雲

南東川府開爐鑄錢○壬申履親王允禩等奏奉恩輔國公品級

允祓患病一摺得旨若有事以貝子禮照例行此時且不必令知

之○癸酉實授王恕福建巡撫楊錫紱廣西巡撫許容湖南巡撫

○乙亥調陳宏謀爲江西巡撫以黃廷桂爲甘肅巡撫

由古北口提督遷

命包括回安徽布政使任託庸回京○丁丑諭江西自俞兆岳

潛任巡撫以來輒弱因循毫無整頓地方事務日致廢弛止因彼

地民情醇樸僅得敷衍無事前用包括署理巡撫亦復因循舊習

是以令回藩司原任陳宏謀尙有幹材特加簡用伊當感激朕恩

深加黽勉懷前車之戒實心實力以吏治民生爲事况伊見任該  
省藩司雖到任未久地方情形諒必已知梗槩今專任封疆宜更  
加淬勵務令官方民俗漸次改觀庶不負朕委任之至意○戊寅  
刑部議奏兵部參奏古北口防守禦和爾敦鑢謀行賄一案和爾  
敦應擬杖的決參將馬銘勳應降三級調用提督黃廷桂應照濫  
舉匪人例降二級調用雖有紀錄不准抵銷得旨此本內議稱雖  
審據和爾敦八十三堅稱並無鑢營懇求黃廷桂情事但黃廷桂  
身任封疆竟將劣員越俎保留應照濫舉匪人例降二級調用等  
語此議甚屬錯謬夫和爾敦係於黃廷桂奏請留古北口防守禦  
之後始託人向部中行賄並非鑢營黃廷桂而後保留也前此兵  
部訊供時和爾敦卽有並未鑢營黃廷桂之供已屬信讞而兵部  
議交刑部審理今刑部又審明並無營求情事仍將黃廷桂議照

濫舉匪人例降調是誠何心且黃廷桂不過因朕出口行圖路經古北口防守禦事務需人料理是以將和爾敦請調並非薦舉升遷也且亦非保舉和爾敦久留此任也遂加以濫舉之名可乎試問黃廷桂濫舉和爾敦升遷何任耶明係與黃廷桂不睦之人必欲加黃廷桂以罪故兵部審有確供復請交刑部刑部又審有確供仍議請降調謂非挾嫌其誰信之且辦此事之大臣素與黃廷桂不睦之處如或朕未深知而如此辦理已負朕推誠待大臣之意况久在朕洞鑒之中而猶欲逞己意是徒爲朕所輕耳亦更有何得計乎况此等案件刑部每遲至數月始行題覆今此案審理甚速乘朕回京之前題覆妄意朕於行在閱刑部本章如斬絞重犯或加詳愼而平常降罰之件未必細看希圖蒙混批准後雖欲復用黃廷桂而伊已係處分有過之人矣此等居心行事乃竟出

於朕信任頭等之大臣朕轉用以自愧伊等將視朕爲何如主耶  
辦理此案之大學士鄂爾泰等著嚴飭行黃廷桂係無干之人不  
必處分餘依議○己卯命陝西開爐鑄錢○調韓光基爲工部尙  
書以劉吳龍爲刑部尙書由左都御史遷○辛巳原任江蘇巡撫徐士林  
卒遺奏言故父之淮亳母鞠氏孝事祖父母盡心竭力伏祈 御  
書扁額特賜旌閭得旨徐士林學問有素忠孝性成朕因伊身旣  
抱病更思親念切是以命其回籍調攝今忽溘逝良用傷懷徐士  
林因母老遠離不受妻孥之養鞠躬盡瘁以致沈疴及聞解組之  
音力疾旋里一圖侍母臨終之際無一語及私勸朕以憂盛危明  
之心爲久安長治之計此等良臣方資倚任乃今奄歿實朕切切  
含悲不能自己者也徐士林著入京師賢良祠以爲臣工勸應得  
卹典該部議奏尋於本家賜祭一壇賜鞠氏 御書扁額○壬午

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以兆惠爲內閣學士

山內閣侍讀學士遷

○甲

申諭朱定元從前歷任俱有聲名在河南布政使任內亦能稱職是以擢用山東巡撫昇以封疆重寄比來觀其所辦之事近於輒弱不似從前見在徐德裕一案徇庇屬員部議降調實屬應得之處分朕特施恩從寬留任伊當感激奮勉倍加淬勵以圖後效若仍不改因循之習朕恩不可屢邀也○乙酉以江南水利工程漸次告竣召大理寺卿汪滙副都御史德爾敏回京○實授陳大受江蘇巡撫張楷安徽巡撫○丁亥諭軍機大臣等朕聞謝濟世將伊所註經書刊刻傳播多係自逞臆見肆詆程朱甚屬狂妄從來讀書學道之人貴乎躬行實踐不在語言文字之間辨別異同況古人著述旣多豈無一二可指摘之處以後人而議論前人無論所見未必悉當卽云當矣試問於己之身心有何益哉况我 聖

祖將朱子升配十哲之列最爲尊崇天下士子莫不奉爲準繩而謝濟世輩倡爲異說互相標榜恐無知之人爲其所惑殊非一道同風之義且足爲人心學術之害朕從不以語言文字罪人但此事甚有關係亦不可置之不問也爾等可寄信與湖廣總督孫嘉淦伊到任後將謝濟世所註經書中有顯與程朱違悖牴牾或標榜他人之處令其查明具奏卽行銷毀毋得存留○以劉統勳爲左都御史由刑部侍郎遷○庚寅諭朕行圍回京之後恭讀 太宗皇帝

實錄內載昔

太祖時我等聞明日出獵卽豫爲訓鷹蹴毬若不

令往泣請隨行今之子弟惟務出外遊行閒居戲樂在昔時無論長幼爭相奮勵皆以行兵出獵爲喜爾時僕從甚少人各牧馬披鞍析薪自爨如此艱辛尙各爲主效力國勢之隆非由此勞瘁而致乎今之子弟遇行兵出獵或言妻子有疾或以家事爲辭者多

矣不思勇往奮發而惟耽戀室家偷安習玩國事能無衰乎此等  
流弊有關於滿洲風氣是以蒙 太宗皇帝諄切訓諭朕此次行  
圍諸王大臣中竟有耽戀室家託故不願隨往者朕已爲姑容亦  
不必明指其人夫行圍出獵旣以操演技藝練習勞苦尤足以奮  
發人之志氣乃滿洲等應行勇往之事若惟事偷安不知愧恥則  
積習相沿實於國勢之隆替甚有關繫嗣後儻有不知悛改仍蹈  
前轍者朕斷不輕爲寬宥可徧行傳諭諸王大臣及官兵人等知  
之○諭定例文武官員犯侵貪等罪者於限內完贓俱減等發落  
近來侵貪之案漸多照例減等便可結案此輩旣屬貪官除參款  
外必有未盡敗露之贓私完贓之後仍得飽其囊橐殊不足以示  
懲儆著尙書訥親來保將乾隆元年以來侵貪各案人員實係貪  
婪入己情罪較重者秉公查明分別奏聞陸續發往軍臺效力以



爲黷貨營私者之戒嗣後官員有犯侵貪等案者亦照此辦理○  
允凌如煥回籍侍親以汪由敦爲兵部侍郎趙國麟爲禮部侍郎  
十月甲午調周學健爲刑部右侍郎起彭維新爲戶部右侍郎原任  
左都御史○己亥免直隸雄縣被水災民所借口糧籽種○乙巳諭律  
例一書原係提綱挈領立爲章程俾刑名衙門有所遵守至於情  
僞無窮而律條有限原有不能纖悉必到全然該括之勢惟在司  
刑者體察案情隨事詳酌期於無枉無縱則可不可以一人一事  
而卽頓改成法也本朝大清律周詳明備近年以來又命大臣等  
斟酌重修朕詳加釐定見在刊刻頒行而新到任之臬司科道等  
條陳律款者尙屬紛紛至於奉天府府尹吳應枚竟奏請酌改三  
條夫以已定之憲章欲以一人之臆見妄思更易究竟不能盡民  
閒之情弊而朝更夕改徒有乖於政體嗣後毋得輕議紛更如果

所言實屬有當該部亦止可議存檔案不得擅改成書○丁未減  
浙江錢塘倉潮淹稅蕩則課○甲寅諭漢軍御史歸漢缺○丙辰  
賜故福建巡撫贈禮部尚書陳瓚之孫陳子良故禮部右侍郎贈  
禮部尚書蔡世遠之子蔡觀瀾舉人○戊午諭閩浙總督宗室德  
沛甄別浙江知府捐內奏稱温州府知府楊士鑑人品亦屬端謹  
但初歷外任地方事務不能整頓於知府之任不宜若仍用部屬  
猶可造就今給咨送部引見等語朕思德沛既稱楊士鑑人品端  
謹是非不可造就之人則當教訓勉勵使之漸次諳練以徐觀其  
後乃以初歷外任遽謂不能整頓奏請改補部屬甚屬不合楊士  
鑑著仍回原任該部不必帶領引見且朕前降旨令各省甄別知  
府者原係整頓吏治徵敘官方之意其志行卓越者則當薦舉庸  
劣不職者則當糾參而各省督撫往往以一二人改調塞責如此

者頗多因其立言尙不大悖於理是以未行申飭今德沛則以初  
歷外任爲言夫以部屬升授道府之員孰非初歷外任之人豈能  
卽著成效若執此課吏將何人可任方面之寄耶况朕本意原欲  
該督撫時時留心考察吏治上而司道下而州縣何一不在旌別  
淑慝之中昨不過偶舉知府以例其餘今觀各督撫奉到諭旨不  
過於知府中毛舉無關輕重之事以爲改調章本一奏之後便謂  
遵奉辦理無愧察吏之職掌矣是豈朕之本意哉德沛乃督撫中  
之優者尙不能深知朕意則天下之錯會者不少矣近來又見督  
撫參官甚多大都摭拾細事加以重款及至審虛不得不請開復  
夫國家策勵人材必須養其廉恥方可望其分猷宣力若旣被嚴  
參於獲罪受辱之後審明復職而覩然不以爲恥則後此之蕩檢  
踰閑恐不可問若少知愧怍之人又必志氣墮頽不能復振是豈

督撫仰體朝廷培植人材之道此皆不能慎始之故也嗣後若因朕此旨又一味寬容姑息雖有貪官酷吏亦不參劾則更謬矣總之近來臣工辦事率狃於觀望迎合之陋習內而九卿外而督撫朕諄諄開導不啻至再至三而此風尙不能改朕於事之應寬者寬一二事而諸臣遂相率而爭趨於寬朕於事之應嚴者嚴一二事而諸臣遂相率而爭趨於嚴自外觀之似有君令臣共風行草偃之象而究竟諸臣之趨承惟謹者多出於自私自利之念不識大體妄爲揣度此乃爲功名爵位得失趨避之計耳其於朕大公至正因物付物之心何曾符合耶在京部院衙門承辦之人尙多偶有不協察案猶可就正朕亦可面加指示令其更改至外省督撫專任封疆若務爲迎合毫無定見爲屬吏者又羣然迎合以取悅於上官則公事之顛倒舛錯者非淺鮮矣九卿督撫皆朕股肱

大臣國計民生均有攸賴宜深體朕懷各自省察儆惕以襄治理  
○是月廣西總兵譚行義奏交趾牧馬督鎮官阮世楷調兵征勦  
韋福瑄於九月連勝韋福瑄逃竄新地八百地方牧馬官直進諒  
山祿平等處安撫百姓貢道疏通報聞

十一月癸亥楊嗣璫丁憂以吏部左侍郎梁詩正兼右侍郎○丙寅諭朕因元旦冬至諸大節臨朝樂章句讀與樂音不相比合考其本末樂章則係康熙二十二年所定而搏拊考擊之數則又仍明代之舊是以命大學士該部會議重定樂章期合於正恭查康熙五十二年纂修律呂正義重造中和韶樂既經 皇祖聖祖仁皇帝欽定豈得樂章樂音尙乃如此逕庭及聞律呂正義凡 宗廟朝廷所用樂章並不在內查樂章開載會典古今圖書集成內亦有之律呂正義一書專爲發明樂律而設何以闕如及觀 御

製序文則係雍正三年 皇考所撰意此書在 皇祖時尙屬未完之本至雍正三年刻成未暇補足歟抑 皇祖聖意待製造樂器審比樂音之法具有成書之後再行考定續纂入帙歟否則該館辦理之時未經定議奏請是以尙少樂章字譜也夫大樂與天地同和嘉感神祇茂豫民物其事甚鉅不可少有關遺繼志述事實責在後人如果有所未備理宜紹續 前典著莊親王會同張照將此書原委悉心查明具奏朕思臨朝樂章如此則 壇 廟樂章恐亦不相符合著一併查明具奏履親王何國宗當日與莊親王同辦律呂正義又聞彭維新通於音律俱著一同辦理尋莊親王允祿等奏康熙五十二年十月內奉 聖祖仁皇帝諭旨恭編律呂算法等書五十三年十一月內律呂正義成奉旨律呂厯法算法三書著共爲一部名曰律厯淵源六十一年六月內數理精

蘊厯象考成皆告成臣等恭請 御製序文奉旨這部書甚好實從古所未有朕作此序文不須別爲結構止實述其道理自然成文摺留覽序候頒發然序文竟 聖祖仁皇帝世未曾頒發也雍正元年九月內校刻全竣 世宗憲皇帝御製序文御書交武英殿摹刊其製造樂器則自康熙五十二三等年陸續頒付太常雅時禮部尙書荆三曾奏請改定樂音奉 旨速速辦理逮康熙六十一年尙未竣事恭思 聖祖仁皇帝聖意必俟審比樂音之法具有成書之後再行考定續纂成書誠有如 皇上聖諭所云者此律呂正義之原委也請續纂律呂正義後編與前書並垂萬世其本朝 壇 廟朝廷樂章應將新舊所定並按朱子六經圖及明鄭世子載堉樂書之式考訂宮商字譜備載於篇至凡科捫空濟有聲無字之樂音乃周室幽詩之遺意外藩夷蠻曾入中國之

音樂乃本朝洪覆之大猷並應具以字譜寫之再民間俗樂未能  
禁止不當任其蕪穢理合一併釐正但律呂深微樂音茫昧應行  
開館纂修以襄鉅典得旨允行○戊辰諭吏部月官內選授知縣  
者進士已用至乾隆元年舉人甫用康熙五十三四等年之人是  
進士選期頗速而舉人則太遲矣國家除授官員當乘其年力精  
銳之時而用之始可望其分猷宣力今見舉人年老者多若置而  
不用情有可憫用之又恐不能辦理地方事務所當略爲變通者  
著吏部將進士舉人銓選班次稍爲通融之處悉心妥議具奏尋  
議知縣班次雙月用進士五人新進士卽用二人舉人五人俸滿  
教職二人捐納二人推升三人單月用應補四人開復二人捐納  
四人進士四人新進士卽用二人舉人四人俸滿教職二人其捐  
納班次業遵旨將舉人抵補查進士選用知縣向例原止於雙月



嗣因進士候選壅滯加單月分選用四人今進士選期已速而舉人尙遲應請將單月進士班次以舉人抵選至即用之新進士不過十餘人俸滿之教職亦屬無幾嗣後雙月新進士即用無人即將進士抵選單月新進士即用及雙單月俸滿教職無人俱將舉人抵選則通計每年舉人選用一百四十餘人自可日見疏通從之○命湖北開鑪鑄錢○大學士等議御史衛廷璞奏衍聖公孔廣榮曲阜縣知縣孔毓琚互相參揭查定例曲阜知縣由衍聖公咨送題補衍聖公恃有咨送之權族屬易於營私所補多由謀競曲阜知縣宰制一邑所隸皆其親屬審斷豈盡秉公臣愚以爲衍聖公止宜隆之以爵不應授之以權曲阜世職誠以崇報禮隆爰及苗裔以一人之不才而槩遺同姓以一時之不便而頓革成規非所以勸儒風昭令典也况曲阜世職係衍聖公會同山東巡撫

保題引見補授大計仍與巡撫會覈爲官而擇人可也何遽爲人而廢官哉竊以謂曲阜世職知縣宜仍舊貫不必遽裁又鴻臚寺卿林令旭奏請推擇衢州孔氏子孫爲曲阜知縣伏查曲阜改縣以來自唐至明俱用孔氏子弟除授我朝定制令衍聖公保題復令撫臣會同考覈益重其選以隆其典蓋聖人之子孫不使異姓之吏治之以致尊師重道之大義未便因孔毓琚不職而遽易成模况保題時既係撫臣會覈又經引見補授三載黜陟亦與各省知縣無異應如御史衛廷璞奏曲阜世職不必遽裁但曲阜知縣向由衍聖公擬定正陪人員該撫雖會同揀選有名無實請嗣後曲阜縣知縣缺出令衍聖公於孔氏族中進士舉人貢生擇讀書立品素爲族黨推重者不拘人數咨送巡撫復加考試揀選正陪保題咨送引見補授並令該撫與所屬州縣一體稽察如不稱職

卽行參處如此則衍聖公不得恃其題補之權該縣亦不敢有依附營私之事而孔氏世職益受國家保全之恩於無替矣至林令旭所奏擇衢州孔氏子孫爲曲阜令之處應無庸議從之○己巳吏部議奏御史李愬陳奏甘肅饑饉情形張揚已甚復捏辭巧辨攻訐督臣應請革職諭李愬陳奏甘省事宜有意挾制督撫又復捏辭巧辨本應從重治罪但伊身係言官所奏者地方災荒有關民瘼與全挾私意者尙屬有間朕觀近來督撫辦事每多觀望而在內言官又事迎合今若將李愬照議處分則外而督撫內而科道皆以言官陳奏災荒而罹罪譴勢必以匿災爲得計以奏災爲畏途而閭閻饑饉無由上聞矣夫言官聲張氣勢挾制封疆大吏此風固不可長然其爲害尙小若民隱不能上聞使百姓至於流離失所其流弊實爲最大權其輕重與其懲言官而開諱災之端

甯可從寬假以廣耳目之益誠使督撫等皆秉公據實公爾忘私國爾忘家惟盡愛民之心毫無觀望之習朕亦不必如此鯁鯁過慮而無如其不能也況科道等如果假公濟私把持本省之事必不能逃朕之洞鑒亦斷無可寬之理李愬之罪尙不至此著照部議革職從寬留任○吏部議覆戶部參奏漕運總督常安等奏稱上江太平銅陵等二十六州縣成災緩徵乾隆四年漕糧奉旨豁免其勘不成災之地奉旨豁免舊欠錢糧其緩漕亦應遵旨一體豁免至下江乾隆二年江常等七府州被災各屬題請緩徵災漕已奉特恩豁免惟上江乾隆三年分緩折漕糧並未經被旱勘不成災之舊欠分年帶徵者下江乾隆元年之緩漕三年之折漕均應遵旨緩至明年帶徵查漕項錢糧例不並蠲而該督等以奉恩蠲免錢糧遂謂地丁漕項統在其中辦理錯誤請交部察議應將

託庸安甯常安楊超曾陳大受等各罰俸有差諭此本內請蠲漕糧一事安甯等曾經摺奏第未明晰而具本時又不將原委敘入是以戶部參奏但係已經具摺之案各員處分俱著寬免朕觀近年六部辦理事件多主於駁不但司官爲然大臣亦復不免使所駁果屬允當督撫等自可遵循改正若徒以駁詰爲事彼將何所適從卽如國家經費固當加意慎重然遇事之不得不開銷者旣無俸工可動又無己貲可捐若再不准動用公項則公事礙難辦理不肖有司必致科派小民其弊可勝言乎在部臣之意以爲題銷卽准勢必開浮冒之端將來國用不足仍將貽累民間不得不嚴加查覈殊不知爲督撫者違道干譽虧國計以市己恩固屬不可但經費之宜省宜用自有不易之理當於撙節之中存遠大之見而輕重之間又不可不加權衡朕之訓諭諸臣者不啻至再至

三矣大臣爲國家任事不可流於一偏見在尙書侍郎中有曾任督撫者有將來出爲督撫者乃在外則所請常過於寬曰吾以恤民瘼也在內則所駁常過於嚴曰吾以重國帑也其所居之官職不同而存心行事亦因以迥異隨事轉移漫無定識要之皆揣摩迎合之習不能悛改所謂公忠體國者有幾人乎朕之諭旨惟以中道期望大臣俾無太過不及之弊並非有所偏向觀望者又不可錯會朕意○以納爾泰爲盛京禮部侍郎

由內閣學士遷

○丁丑九卿

議覆御史孫灝奏言銅之爲用在官則供鼓鑄在民則供器用今鼓鑄之銅盡求之滇器用取給洋銅洋銅之來或多或寡商多空匱故銅價貴銅價貴則私銷之弊興此各省錢價所以不平也請將滇廠新舊銅斤按歲額需用外每年免撥十分之一售賣與民以補洋銅之不足至浙江海關見在洋銅歲入幾何儻出版無人

應設法招募再從前停採洋銅原因清釐積欠事出權宜卽督臣尹繼善原疏亦有日後衰旺靡常之慮洋產旣停買收官銅終缺儲備公帑久不出洋商人必漸稀少應聽江浙雲南三省大臣從容詳度等語查黃銅弛禁以來民間需用銅器甚多該御史請將滇銅酌撥售賣固屬便民之舉但見在滇廠每年獲銅額運各處鼓鑄外並無多餘應俟滇銅加旺官銅有餘然後定議舉行至見在江浙海關每歲俱有洋銅進口官商分買賣船流通但各商資本有限出販無多應如所奏令江浙督撫廣爲設法招募從之○戊寅免江蘇山陽等州縣衛河租○己卯諭尙書徐元夢人品端方學問優裕踐履篤實言行相符歷事三朝出入禁近小心謹慎數十年如一日謂之完人洵可無愧且壽踰大耋亦廷臣中之所罕見者前因年老乞休朕特加尙書銜復加太子少保照見任食

俸俾得優游頤養以享遐齡今冬在家患病卽命太醫加意調治並賜葢藥近聞病勢日增漸次沈重朕本欲親往看視因舉行慶典在即不便前往著大阿哥永璜往視其疾翼其痊可儻至不起著賞銀二千兩辦理後事令和親王大阿哥往奠茶酒再加贈太傅准入京師賢良祠以示朕優禮耆舊格外加恩之至意尋卒予祭葬並於本家賜祭一壇諡文定○癸未冊封嘉嬪金佳氏爲嘉妃貴人海佳氏爲愉嬪柏佳氏爲怡嬪葉赫勒氏爲舒嬪○庚寅諭古者黨有庠術有序民生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不獨秀而爲士者羣居樂業天下實無不教之民是以教化興而風俗厚後世設立教官專以課士已非先王有教無類之意而近來教職多係衰老庸劣之輩不但不能以道德禮義化導齊民並其課士之職亦不克舉亦安用此一官爲也朕御極之初念其俸



薄不足自贍特命增給乃望其修舉職業助興教化非以廩餼爲  
養老之具各員亦不當以司鐸爲養老之官也著該督撫會同學  
政嚴飭所屬教官務以實心實力勸學興文恪盡課士之責其有  
年力衰頹貪戀祿位及庸劣無能不稱師儒之席者秉公甄別咨  
部罷斥則訓迪得人而於造士育才之道庶有裨益各督撫學政  
仍當時時刻留心永久奉行不可苟且塞責也○諭德沛旺扎勒承  
審盧焯婪贓一案種種不協之處已屢降旨訓諭矣近又聞原任  
山西布政使呂守曾已經自縊此固本人畏罪所致亦由承審官  
辦理不善故也又聞初審時甚爲嚴刻案外拖連多人案內要犯  
監斃數人且有嚴刑疊夾骸骨已碎尙未招認者旣如此嚴刻矣  
而德沛又將皮棉衣服數十件送與盧焯家是又何意又聞德沛  
私借鹽道庫銀八千兩捐給書院膏火此事果有之乎清正大臣

行事斷無擅動公帑以博私譽之理且德沛以理學自居刻書太多夸張傳播亦非眞理學之所爲也至盧焯一案爲時已久彼地審理情由朕皆得之傳聞何以德沛並未陳奏况盧焯等自有應得之罪早應定案何以稽遲至今德沛見署巡撫印務俟新任巡撫到後交代來京陛見旺扎勒於此事審定後卽速來京○程仁圻以失察錢糧加平革職以託庸署廣東布政使前署安徽布政使○是月湖廣總督孫嘉淦奏遵旨銷毀湖南督糧道謝濟世所著經書詆毀程朱之處並俟詢查謝濟世居官如何得旨謝濟世著書識見迂左則有之至其居官朕可保其無他也○河南巡撫雅爾圖奏乾隆四年諭開乾河涯以消行潦又念賈魯河出江南全注入淮命與江南欽差大臣留意疏濬臣先開乾河涯洩省城積水至紅沙灣入沙河復於中牟縣十五里鋪賈魯河北創開新河一道

分買魯河水勢由沙河會乾河涯之水達江南渦河而注淮縣延六萬五千餘丈請錫嘉名得旨用惠濟名可也

十二月壬辰朔諭總管太監昨頒賞太監等摺內書寫御前小太監甚屬錯誤從前魏珠陳福服勤日久各有身分稱爲御前太監再侍衛大臣稱爲御前侍衛至新進小太監等如何寫御前字樣伊等要稱御前卽是狂妄嗣後若有人如此稱謂卽著伊等參奏爾等嚴傳禁止如再有違犯者定行究治○癸巳命湖南開鑪鑄錢○甲午諭各省關稅定有正額而儘收儘解自有贏餘此不過杜司權侵蝕之弊並無累於商民也但各省年歲之豐歉不同貨物之多寡亦異其贏餘原不能每年畫一近見各關報滿之時如贏餘浮於上年則部中不復置議如減於上年之數則部中卽行駁查司權者惟恐部駁必致逐歲加增年復一年將何所

累商民事有必然之勢朕思關稅贏縮相去本不致懸殊若乙年所報贏餘之數稍不及甲年原可不必駁查若過於短少亦必有情由惟應令督撫確查則地方實在情形自難逃於公論總之查覈過嚴則額數日增其害在於眾庶查覈稍寬則司權侵蝕其損在於國帑此中輕重固有權衡況清廉之吏斷不肯侵帑肥家而不顧行止者終必敗露亦斷無安享無事之理海保輩豈非其明驗耶其如何定例之處著大學士會同該部詳議具奏尋議凡各關贏餘如與上年數目相倣者戶部即行考覈具題如本年所報贏餘與上年數目大相懸殊令各該督撫就地地方實在情形詳細確查有無侵隱等弊據實覆奏儻該督撫查奏不實與該監督及委管關員等扶同徇隱別經發覺將該督撫等一併交部議處著爲定例從之○乙未左都御史劉統勳奏大學士張廷玉厯事

三朝小心敬慎 皇上眷注優隆久而弗替可謂遭逢極盛然大  
名之下責備恆多勲業之成晚節當慎外閒輿論動云桐城張姚  
兩姓占卻半部縉紳此盈滿之候而傾覆之機所易伏也聞 聖  
祖仁皇帝時曾因廷臣有升遷太速之員 特諭停止升轉原任  
大學士王熙之孫王景會適在其內臣愚以爲宜倣此意敕下大  
學士張廷玉會同吏部衙門將張姚兩姓部冊有名者詳悉查明  
其同姓不宗與遠房親誼不在此例若係親房近支累世密戚見  
任之員開列奏聞自命下之日爲始三年之內停其升轉使望風  
逃聽之人知朝廷登進之無私亦期世受國恩之家長享福祿於  
無盡又奏尙書公訥親未及強仕之年統理吏戶兩部入典宿衛  
參贊中樞兼以出納王言趨承禁闥此外特交事件尙有多端卽  
智力有餘亦苦分身乏術如或精神勞憊必致貽誤見今訥親所

管事務何者可以量行省減非臣愚所敢妄議但俾其

常餘於所辦之事則曠廢之虞可免又訥親以一人之身兼理數處且時蒙召見擢用方隆無論所屬人員奔走恐後卽同官寮采亦皆斂手雖未至於開賄賂之門竊威福之柄然事涉於因公迹涉於任怨或反覆駁詰或過目不留出一言而勢在必行定一稟而限逾積日以臣所聞議之者曰部中議覆事件歷來所奉諭旨與題定成例有皆可引用者官多兩引以待其主持又云督撫題請事件本屬從寬則吏戶兩部或改歸從嚴若督撫從嚴部內必無改寬之事 皇上用人行政無非出於至公訥親之居心行事當亦極圖報稱至其職任之繁簡氣象之謙盈尙望 聖明裁度訓示諭左都御史劉統勳所奏大學士張廷玉親族居官人多應請裁抑一摺又奏尙書訥親承辦事務太多並任事過銳一摺朕

思二臣若果聲勢赫奕擅作威福則劉統勳必不敢如此陳奏今既有此奏則二臣並無聲勢可以挾制察案可知此國家之祥瑞也朕心轉以爲喜且大臣辦公責任甚重原不能免人之指摘卽伊等辦事亦豈能竟無差錯聞過而喜古人所尙朕君臨天下兢兢業業如有能指陳闕失者未嘗不嘉納之大臣爲眾所觀瞻見人直陳己過惟當深加儆惕所謂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若有幾微芥蒂於胸臆閒則非大臣之度矣大學士張廷玉親族人眾因而登仕籍者亦多此固家運使然然其親族子弟等或有矜肆之念爲上司者或有瞻顧之情非大學士所能料及也今一經查議人皆知謹飭檢點轉於大學士張廷玉有益劉統勳所請裁抑之處著該部查議具奏至訥親身爲尙書若於本部之事稍涉推諉不肯擔當則模稜成習公事何由辦理但所辦之事其中未協之

處亦所不免况朕時加誨戒其自滿自足年來已知恪遵朕訓矣  
今見此奏益當留心自勉至於職掌太多如有可減之處候朕酌  
量降旨近來參奏大臣者每多過當殊不知旁觀責人則易而親  
身任事則難今之指摘大臣者若任用至此地位正恐未必能及  
也朕之爲君固不逮堯舜諸臣亦遠遜皋夔稷契若責諸臣以不  
如皋夔稷契諸臣其奚辭然朕自揣不能爲堯舜又安可徒責諸  
臣乎但我君臣又豈可因不能爲堯舜皋夔稷契遂不加勉乎是  
自棄也然以今日之勢言之若有擅權營私者朕必洞照隱微斷  
無不能覺察而陷於不知之理至於彈劾大臣有闕國體此等奏  
摺若不發出宵小無知者必且以參劾大臣爲倖進之階其爲害  
於人心風俗實非淺鮮是以將二摺發出並將朕意曉諭眾人知  
之○以德新爲內閣學士

由內閣侍讀學士遷

○丙申命考試應差學政人



員○大學士張廷玉請解部務不許○戊戌諭總管太監應出宮  
女子既已出宮卽係外人不許進宮請安其本宮首領太監與伊  
等傳信亦屬不可從前小太監化玉龍甯進王進喜等倚仗在本  
主前有小慇懃不服首領管教甚屬無知卽放爲宮中首領應管  
一處之太監放爲總管應管閤宮之首領太監豈有太監不服首  
領管教首領不服總管管教之理似此不服管教之太監卽當懲  
處再爾等嚴諭首領太監凡宮內之事不許向外傳說外邊之事  
亦不許向宮內傳說至於 諸太妃所有一切俱係 聖祖皇帝  
所賜 諸母妃所有亦是 世宗皇帝所賜卽今皇后所有是朕  
所賜各守分例撙節用度不可將宮中所有移給本家其家中之  
物亦不可向內傳送致涉小氣嗣後本家除來往請安問好之外  
一槩不許妄行從前朕曾經嚴傳諭旨爾等不過一時小心數日

之後漸就懈怠此係朕所深知今爾等不時稽查如各宮首領太監有不謹之人向裏外傳說是非或經查出或被首告必重處數人以儆其餘若經朕躬訪察得實卽係爾等總管之罪從前 聖祖皇帝教訓爾等諭旨至 世宗皇帝時皆敬謹遵行 世宗皇帝教訓爾等諭旨至朕時仍當敬謹遵行今朕教訓諭旨爾等亦當永遠遵行卽將來爾等不當總管時後來總管仍當永遠遵行爾等將此旨嚴行曉諭務令通知○辛丑工部等部議覆直隸總督高斌奏永定河機宜惟在使尾閘通暢自然安流循軌而下口之路必令直達大清河順溜急趨始可收通暢之效請於三角淀舊淤稍淺處挖成引河上接鄭家樓水口下接大清河之老河頭共長十八里將鄭家樓水口堵閉挽北折之水乘建瓴之勢直注大清河水無緩散沙無停滯卽漲發出槽而正溜仍行地中可免

透淀穿運之患所挑之土卽於北岸廢埝之南傍安光一帶圈築坡埝以防北軌南岸之尾亦量爲接築土埝以遏南溜此疏暢下流之道也至其上游應籌分洩南岸金門開石滾壩金門寬五十六丈因由身太高數年以來並未過水請將兩頭各除十八丈不動外中抽二十丈落下一尺五寸常汛則從中減洩盛漲則普面漫水南岸長安城曹家務北岸求賢村半截河四處滾壩由身俱較石壩尺寸爲高常汛俱不能過水請於南岸六工之雙營北岸三工之胡林店七工之小惠家莊三處各添建三合土滾壩一座由身俱較石壩減落尺寸稍低金門均寬十二丈又南岸郭家務舊有草壩下接見成引河亦應照新添三滾壩一律修築如式以備滾洩出槽汛漲之水其長安城等四壩各仍其舊以備滾洩陡發盛漲之水應如所請辦理惟所請挑挖引河深處止一丈四尺

未足以行溜刷沙再三角淀之南去隔淀坦坡不過六七里清水  
盛則踰埵渾水盛則透淀今僅於王慶坨隄尾接築小埵恐仍不  
足以遏南溜應令該督再加詳度議辦從之○壬寅 世宗憲皇  
帝實錄 聖訓告成○增殺虎口至綏遠城兵額○乙巳免浙江  
仁和等九州縣本年漕糧○丙午諭從前莊親王允祿曾經停俸  
甯郡王弘曉曾經停俸今看二人自知過愆俱各罷免伊等罰俸  
停俸之處自明年春季爲始俱著加恩寬免○蒙古律例成○丁  
未吏部議覆河南巡撫雅爾圖奏許州舊爲直隸州今改爲府設  
石梁縣所轄一州七縣賦無逋負民亦醇良請裁府治及附郭石  
梁縣仍改直隸許州原轄臨潁鄆城襄城長葛四縣令其管理仍  
歸分巡開歸道轄禹州密縣新鄭仍歸開封府管理應如所請從  
之○辛亥諭福海打死已贖身家人常德文解燒埋一案刑部比

照家長殺奴僕非死罪三人律發遣黑龍江福海此案出於天理人情之外刑部辦理此案亦出於天理人情之外常德係福海已贖身之家人非見在服役者可比而本人又無過惡止因從前婪贓一事常德曾經質證以致福海革職今遂懷恨立斃其命又復支解其屍殘忍狠毒駭人聽聞此尙有何可原之情有何可寬之理而刑部強引殺奴僕非死罪三人律擬以發黑龍江夫擅殺奴僕三人而止於發遣此條原律已屬未協目今若有其事朕亦斷不肯僅依律發遣而已也况福海之與常德名分已不同而兇惡至於此極比擬此例更爲不倫此案若出於平常之人刑部必不如此辦理特以福海係大學士福敏之孫任意從寬顛倒錯亂雖三尺童子亦知其非也來保受朕深恩倚任非輕而此案則有心贖徇不揆情理實爲朕意料所不及至此案雖係來保爲政而同

堂諸人隨聲附和並不救正是誠何心且此本不早具奏特遲至  
封印之日本章最多之際意謂輕罪案件易於略過便可完結謂  
之無心其誰信之來保並滿漢堂官俱著交部嚴加議處○禁武  
職干預民事○以常安爲浙江巡撫顧琮爲漕運總督原任直隸  
河道總督○命左都御史劉統勳往浙江查勘海塘○減免浙江杭州漁課  
十分之三○是月廣西提督譚行義奏安南逆臣韋福瑄已就誅  
戮見在彼國將韋福瑄族人韋福玉管理祿平州事務處東處北  
兩路兵悉行撤回止留牧馬兵一千在諒山駐紮七州各處地方  
俱已安帖邊境肅清報聞○是歲朝鮮琉球南掌來貢○天下編  
審戶口畢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一萬四千三百四十一萬一千五  
百五十九名口各省通共存倉米穀三千一百七十二萬一千九  
百三十石四升六合零